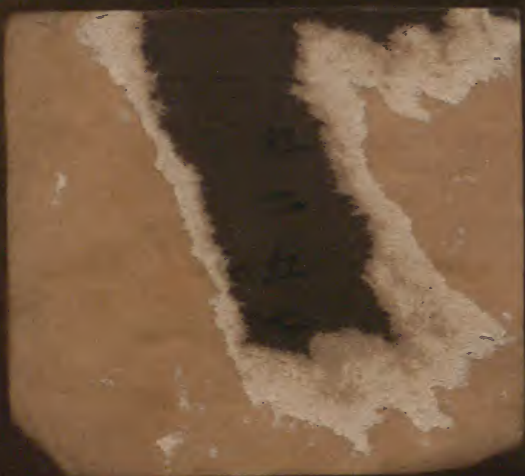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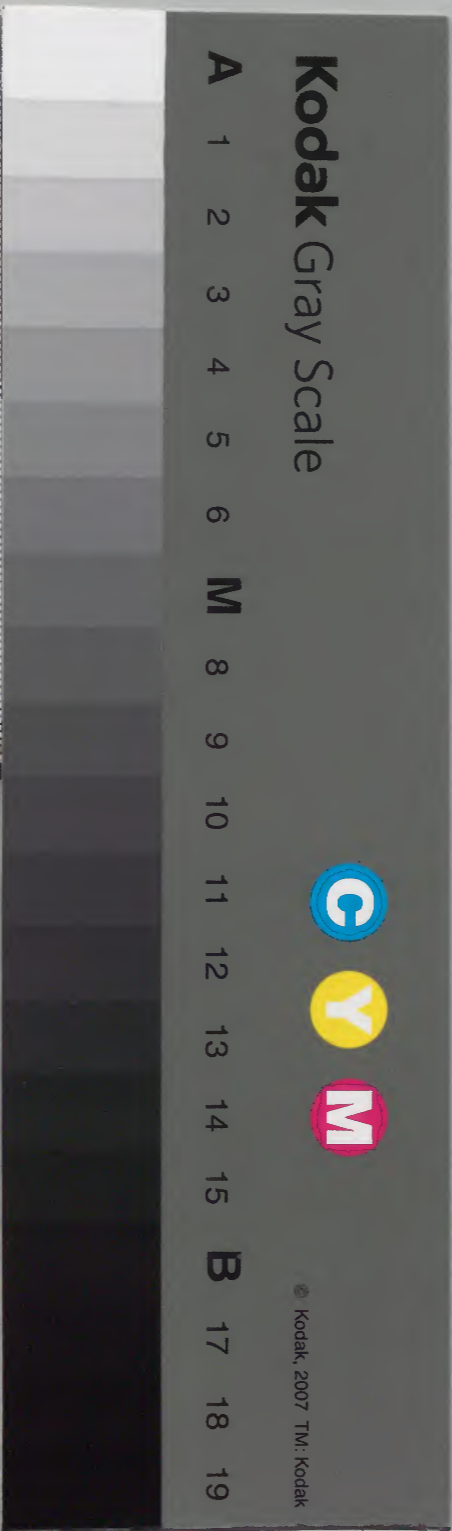


朱子語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257
冊數	30 (16)	
函號	298	249



易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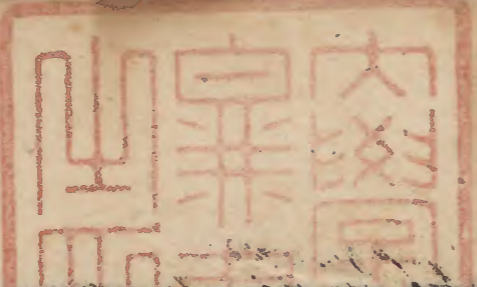
綱領上之下

○卜筮

易本為卜筮而作古人淳質初無文義故畫卦爻以開物成務
故曰夫易何為而作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
已此易之大意如此謨

古人淳質遇事無許多商量既欲如此又欲如彼無所適從故
作易示人卜筮之事故能通志定業斷疑所謂開物成務
者也

上古民淳未有如今士人識理義曉崎嶇然而已事事都曉不
得聖人因做易教他占吉則為凶則否所謂通天下之志定
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者即此也及後來理義明有事則便
斷以理義如舜傳禹曰朕志先定鬼神其必依龜筮必協從



已自吉了更不用重去卜吉也周公營都意主在洛矣所卜
澗水東漚水西只是對洛而言其他事惟盡人謀未可曉處
方卜故遷國立君大事則卜洪範謀及乃心謀及御士盡人
謀然後卜筮以審之渙

且如易之作本只是爲卜筮如極數知來之謂占莫大乎著龜
是與神物以前民用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等語皆見得是
占筮之意蓋古人淳質不似後世人心機巧事事理會得古
人遇一事理會不下便須去占占得乾時元亨便是大亨利
貞便是利在於正古人便守此占知其大亨却守其正以俟
之只此便是開物成務若不如如何緣見得開物成務底道
理即此是易之用人人皆決於此便是聖人家至戶到以教
之也若似後人事事理會得亦不待占蓋元亨是示其所以
爲卦之意利貞便因以爲戒耳又曰聖人恐人一向只把做
古筮看便以義理說出來元亨利貞在文王之辭只作二事

止是大亨以正至孔子方分作四件然若是坤元亨利牝馬
之貞不成把利字絕句後云主利却當如此絕句至於他卦
却只作大亨以正後人須要把乾坤說大於他卦畢竟在占
法却只是大亨以正而已審

問易以下筮設教卜筮非日用如何設教曰古人未知此理時
事事皆卜筮故可以設教後來知此者衆必大事方卜筮

魏丙材仲問元亨利貞曰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蓋上古
之時民淳俗朴風氣未開於天下事全未知識故聖人立筮
以與之卜作易以與之筮使之趨利避害以成天下之事故
曰開物成務然伏羲之卦又也難理會長文王從而爲之辭
於其間無非教人之意如曰元亨利貞則雖大亨然亦利於
正如不貞雖有大亨之卦亦不可用如曰潛龍勿用則陽氣
在下故教人以勿用童蒙則又教人以須是如童蒙而求資
益於人方吉凡言吉則不如是便有箇凶在那裏凡言不好

則莫如是然後有箇好在那裏他只是不曾說出耳物只是人物務只是事務只是事務只是得而下許多道理在裏自今觀之也是如何出得他箇道

易本卜筮之書後人以為止於卜筮至王弼用老莊解後人便

只以為理而不以為卜筮亦非想當初伏羲畫卦之時只是

陽為吉陰為凶無文字其不敢說竊意如此後文王見其不

可曉故為之作彖辭或占得爻處不可曉故周公為之作爻

辭又不可曉故孔子為之作十翼皆解當初之意今人不看

卦爻而看繫辭是滿不看刑統而看刑統之序例也安能曉

今人須以卜筮之書看之方得不然不可看易嘗見艾軒與

南軒爭而南軒不然其說南軒亦不曉節

八卦之畫本為占筮方伏羲畫卦時止有奇耦之畫何嘗有許

多說話文王重卦作繇辭周公作爻辭亦只是為占筮設到

孔子方始說從義理去如乾元亨利貞坤元亨利牝馬之貞與

後面元亨利貞只一般元亨謂大亨也利貞謂利於正也占

得此卦者則大亨而利於正耳至孔子乃將乾坤分作四德

說此亦自是孔子意思伊川云元亨利貞在乾坤為四德在

他卦只作兩事不知別有何證據故學易者須將易各自作

伏羲易自作伏羲易看是時未有一辭也文王易自作文王

易周公易自作周公易孔子易自作孔子易看必欲牽合作

一意看不得今學者諱言易本為占筮作須要說做為義理

作若果為義理作時何不直述一件文字如中庸大學之書

言義理以曉人須得畫八卦則甚周官唯大卜掌三易之法

而司徒司樂師氏保氏諸子之教國子庶民只是教以詩書

教以禮樂未嘗以易為教也廣

或問易解伊川之外誰說可取曰如易其便說道聖人只是為

卜筮而作不解有許多說話但是此說難向人道人不肯信

向來諸公力來與其辨其煞費氣力與他分辯而今思之只

好不說只做放那裏信也得不信也得無許多氣力分疎且
聖人要說理何不就理上直剖判說何故恁地回互假托教
人不可曉又何不別作一書何故要假卜筮來說又何故說
許多言凶悔吝此只是理會卜筮後因其中有些子理故從
而推明之所以大象中只是一句兩句子解了但有文言與
徐辭中數段說得較詳然也只是取可解底來解如不可曉
底也不曾說而今人只是眼孔小見他說得恁地便道有那
至理只管要去推求且孔子當時教人只說詩書執禮只說
學詩乎與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只說人而不為周南召南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元不曾教人去讀易但有一
處說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這也只是孔子
自恁地說不曾將這箇去教人如周公做一部周禮可謂纖
悉畢備而周易却只掌於太卜之官却不似大司樂教成均
之屬樣恁地重緣這箇只是理會卜筮大槩只是說箇陰陽

因陰陽之消長却有些子理在其中伏羲當時偶然見得一
便是陽二便是陰從而畫放那裏當時人一也不識二也不
識陰也不識陽也不識伏羲便與他別開這一機然才有箇
一二後來便生出許多象數來恁地時節他也自過他不住
然當初也只是理會罔咎等事也不曾有許多曉崎如後世經
世書之類而今人便要說伏羲如神明樣無所不曉伏羲也
自純朴也不曾去理會許多事來自他當時別開這一箇機
後世間生得許多事來他也自不奈何他也自不要得恁地
但而今所以難理會時蓋緣亡了那卜筮之法如周禮太卜
掌三易之法連山歸藏周易便是別有理會周易之法而今
却只有上下經兩篇皆不見許多法了所以難理會今人却
道聖人言理而其中因有卜筮之說他說理後說從那卜筮
上來做麼若有人來與其辯其只是不答次日義剛問先生
昨言易只是為卜筮而作其說已自甚明白然先生於先天

得

後天無極太極之說却留意甚切不知如何曰卜筮之書如
火珠林之類詩經云公謂火珠林許多道理依舊在其間但
是因他作這卜筮後却去推出許多道理來他當初做時却
只是為卜筮畫在那裏不是曉盡許多道理後方始畫這箇
道理難說向來張安國兒子來問某與說云要曉時便只似
靈基課模樣有一朋友言恐只是以其人未能曉而告之以
此說某云是誠實德地說長久曰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極
其數遂定天下之象安卿問先天圖有自然之象數伏羲當
初亦知其然否曰也不見得如何但圓圖是有些子造作模
樣如方圖只是據見在底畫轉錄云然圓圖便是就這中間拗
做兩截轉錄云來圓圖作恁地轉來底是奇恁地轉去底是偶
便有些不甚依他當初畫底然伏羲當初也只見太極下面
有陰陽便知是一生二二又生四四又生八恁地推將去做
成這物事轉錄云來却如此齊整想見伏羲做得這箇成時也大故

地喜歡自則不曾見箇物事恁地齊整因言夜來有一說說
不曾盡通書言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精
是聖人本意蘊是偏旁帶來道理如春秋聖人本意只是載
那事要見出世變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如
此而已就那事上見得是非美惡曲折便是因以發底如易
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這四象生八卦
以上便是聖人本意底如彖辭文言繫辭皆是因而發底不
可一例者今人只把做占去者便活若是的是定把卦爻來作
理者恐死了國初講筵講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太祖遽云此
書豈可令凡民見之其便道是解易者錯了這大人便是飛
龍言人若占得此爻便利於見那大人謂如人臣占得此爻
則利於見君而為吉也如那見龍在田利見大人有德者亦
謂之大人言人若尋師若要見好人時轉錄云求占得此爻
則吉然而此兩箇利見大人比且言君德也者亦是說有君德

而居下者今却說九二居下位而無應又如何這箇無頭無面又如何見得應與不應如何恁地硬說得若是把做占看時士農工商事事人用得這般人占得便把做這般用那般人占得便把做那般用若似而今說時便只是秀才用得別人都用不得了而今人便說道解明理事來便看道理如何後作區處古時人春蠶熟事事都不曉做得是也不知做得不是也不知聖人便作易教人去占占得恁地便吉恁地便凶所謂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者即此是也而今若把作占說時吉凶悔吝便在我看我把我作甚麼用皆用得今若把作文字解便是硬裝了安卿問如何恁地曰而今把作理說時吉凶悔吝皆斷定在九二六四等身上矣云彼九二六四無頭無面何以如此則吉凶悔吝是硬裝了見得如此亦只是在人用得也伊川易說得理也太矣曰伊川求之太深嘗說三百八十四爻不可只作三百八十四爻

解其說也好而今似他解時依舊只作得三百八十四般用安卿問象象莫也是因爻而推其理否曰象象文言繫辭皆是因而推明其理叔器問吉凶是取定於揲著否曰是然則洪範龜從筮從又要卿士庶民從如何曰決大事也不敢不恁地兢兢如遷國立君之類不可不恁地若是其他小事則亦取必於卜筮而已然而聖人見得那道理定後常不要卜且如舜所謂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若恁地便是自家所見已決而卜亦不過如此故曰卜不習吉且如周公卜宅云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涇水東灑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灑瀆只在洛之旁這便見得是周公先自要都洛後但火將灑瀆來卜所以每與洛對說而兩卜所以皆言惟洛食以此見得也是人謀先定後方以卜來決之擇之言筮短龜長不如從長看來龜又較靈曰揲著用手文不似鑽龜較自然只是將火一鑽便自成文却就這

上面推測，叙器問龜卜之法如何。曰：今無所傳者，來只似而今五兆卦。此間人有五兆卦，將五莖茅自竹筒中寫出來，直向上底為木，橫底為土，向下底為水，斜向外者為火，斜向內者為金。便如文帝兆得六橫，橫土也。所以道：予為天王，夏啓以光，蓋是得土之象。義綱略

易所以難讀者，蓋易本是卜筮之書。今却要就卜筮中推出講學之道，故成兩節工夫。

易只是卜筮之書。古者則藏於太史、太卜，以占吉凶。亦未有許多說話。及孔子始取而敷繹，為文言、雜卦、彖象之類，乃說出道理來。

易只是箇卜筮之書。孔子却就這上依傍說些道理教人。雖孔子也只得隨他那物事說，不敢別生說。

易為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訓戒。故其言雖約而所包甚廣。夫子作傳，亦略舉一端以見凡例而已。

易本為卜筮作，占以類辨孔子恐義理一向沒卜筮中，故

明其義。至如曰：義无咎也。義弗乘也。只是一箇義方。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上古聖人，不是著此垂教，只是見得天地陰陽變化之理，畫而為卦，使因卜筮而知所修為。避忌

至周公孔子一人，又說多了一人。其不敢教人看易為這物，闕大且不切已。兼其間用字與今人皆不同。如說田獵祭祀

侵伐疾病，皆是古人有此事去卜筮。故文中出此。今無此事了，都曉不得。

看繫辭須先看易自大衍之數以下，皆是說卜筮。若不是說卜筮，却是說一無底物。今人誠不知易可學云。今人只見說易

為卜筮作，便群起而爭之。不知聖人乃是因此立教。曰：聖人丁寧曲折極備，困蹕九讀易當如筮相。以上達鬼神，下

達人道。所謂冒天下之道，只如此說出模樣，不及作為而天下之道不能出其中。可學云。今人皆執畫則易皆一向亂說。

曰書前易亦分明居則玩其占有不待占而占自顯者
易書本原於卜筮又說邵子之學只把元會運世四字貫盡天
地萬物

易本是卜筮之書若人卜得一爻便要人玩此一爻之義如利
貞之類只是正者便利不正者便不利不曾說道利不貞者
人若能見得道理已十分分明則亦不須更卜如舜之命禹
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
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其猶將也言雖未卜而吾志已是先
定詢謀已是僉同鬼神亦必將依之龜筮亦必須協從之所
以謂卜不習吉者蓋謂重也這箇道理已是斷然見得如此
必是吉了便自不用卜若卜則是重矣
剛用之問坤卦直方大不習無不利曰坤是純陰卦諸爻皆不
中正五雖中亦以陰居陽惟六二居中得正為坤之最盛者
故以象言之則有三者之德而不習無不利占者得之有是

德則吉易自有一箇本意直從中間過都不着兩邊須要認
得這些子分曉方始橫三豎四說得今人不曾識得他本意
便要橫三豎四說都無歸着文蔚曰易本意只是為占筮曰
便是如此易當來只是為占筮而作文言象象却是推說做
義理上去觀乾坤二卦便可見孔子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
焉而明吉凶若不是占筮如何說明吉凶且如需九三需于
泥致寇至以其逼道坎險有致寇之象象曰需于泥災在外
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孔子雖說推明義理這般所在又
變例推明占筮之意需于泥災在外占得此象雖若不吉然
能敬慎則不敗又能堅忍以需待覲之得其道所以不凶或
失其剛健之德又無堅忍之志則不能不敗矣文蔚曰常愛
先生易本義云伏羲不過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只是一陰
一陽便分吉凶了只管就上加去成八卦以至六十四卦無
非是驗這兩端消息曰易不離陰陽千變萬化只是這兩箇

莊子云易道陰陽他亦自看得

用之問坤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

曰不是如此聖人作易只是說卦爻中有此象而已如坤六

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自是他這一爻中有此象人若占得

便應此事有此用也未說到學者須習至於不習在學者之

事固當如此然聖人作易未有此意在用之曰然不習無不

利此成德之事也曰亦非也未說到成德之事只是卦爻中

有此象而已若占得便應此象都未說成德之事也其之說

易所以與先儒世儒之說皆不同正在於此學者須曉其之

正意然後方可推說其他道理其之意思極直只是一條路

徑去若才惹着今人便說差錯了便非易之本意矣如過

門相以頭是驀首攬過脫得劍門了却以之推說易之道

橫說豎說都不妨若緣挨近兩邊觸動那劍便是攬不過便

非易之才卿云先生解易之本意只是為卜筮爾曰然據某

本意矣解一部易只是作卜筮之書今人說得來大精了更入

得如某之說雖龐然却入得精精義皆在其中若曉得其一

人說則曉得伏羲文王之且勿本是作如此用元未有許多道

理在方不失易之本意今未曉得聖人作易之本意便先要

說道理縱說得好地錄云只是與易元不相干聖人分

明說昔者聖人之作易觀象設卦繫辭焉以明吉凶幾多分

曉其所以說易只是卜筮書者此類可見易只是說箇卦象

以明吉凶而已便無他說如乾有乾之象坤有坤之象人占

得此卦者則有此用以斷吉凶那裏說許多道理今人讀易

當分為三等伏羲自是伏羲之易文王自是文王之易孔子

自是孔子之易讀伏羲之易如未有許多象象文言說話方

見得易之本意只是要作卜筮用如伏羲畫八卦那裏有許

多文字言語只是說八箇卦有其象乾有乾之象而已其大

要不出於陰陽剛柔吉凶消長之理然亦嘗說破只是使人

知卜得此卦如此者吉彼卦如此者凶今人未曾明得乾坤

攬取亂切音
嬰擲也

更

之象便先說乾坤之理所以說得都無情理及文王周公分
為六十四卦添入乾元亨利貞坤元亨利牝馬之貞早不是
伏羲之意已是文王周公自說他一般道理了然猶是就人
占處說如卜得乾卦則大亨而利於正耳及孔子繫易作彖
象文言則以元亨利貞為乾之四德又非文王之易矣到得
孔子盡是說道理然猶就卜筮上發出許多道理欲人曉得
所以凶所以吉卦爻好則吉卦爻不好則凶若卦爻太好而
已德相當則吉卦爻雖吉而已德不足以勝之則雖言亦凶
卦爻雖凶而已德足以勝之則雖凶猶吉反覆都就占筮上
發明誨人底道理如云需于泥致寇至此卦爻本自不好而
象却曰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蓋卦爻雖不好而占之者能
敬慎畏防則亦不至於敗若需者待也需有可待之時故得
以就需之時思患預防而不至於敗也此則聖人就占處發
明誨人之理也又曰文王之心已自不如伏羲寬闊急要說

注云

出來孔子之心不如文王之心寬大又急要說出道理來所
以本意浸失都不顧元初聖人畫卦之意只認各人自說一
副當道理及至伊川又自說他一樣微似孔子之易而又甚
焉故其說易自伏羲至伊川自成四樣某所以不敢從而原
易之所以作而為之說為此也用之云聖人作易只是明箇
陰陽剛柔吉凶消長之理而已曰雖是如此然伏羲作易只
畫八卦如此也何嘗明說陰陽剛柔吉凶之理然其中則具
此道理想得箇古人教人也不甚說只是說箇方法如此使
人依而行之如此則吉如此則凶如此則善如此則惡未有
許多言語又如舜命夔教胥子亦只是說箇寬而栗柔而立
之法教人不失其中和之德而已初未有許多道理所謂民
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亦只要你不失其正而已不必苦要
你知也又曰某此說據某所見且如此說不知後人以爲如
何因笑曰東坡注易畢謂人曰自有易以來未有此書也

易申言占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言無其德而得是占者却是反說如南蒯得黃裳元吉疑吉矣而蒯果敗者蓋卦辭明言黃裳則元吉無黃裳之德則不吉也又如適所說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占者有直方大之德則不習而無不利占者無此德即雖習而不利也如奢侈之人而得共儉則吉之占明不共儉者是占為不吉也他皆放此如此看自然意思活錄論易云其他經先因其事方有其文如書言堯舜禹湯伊尹武王周公之事因有許多事業方說到這裏若無這事亦不說到此若易只則是箇空底物事未有是事預先說是理故包括得盡許多道理看人做甚事皆撞着他又曰易無思也無為也易是箇無情底物事故寂然不動占之者吉凶善惡隨事著見乃感而遂通又云易中多言正正如利正正言利來貞之類皆是使人守正又云人如占得一爻須是反觀諸身果

盡得這道理否坤之六一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須看自家能直能方能大方能不習無不利凡皆類此又云所謂大過如當潛而不潛當見而不見當飛而不飛皆是過又曰如坤之初六須知履霜堅冰之漸要人恐懼修省不知恐懼修省便是過易大槩欲人恐懼修省又曰文王繫辭本只是與人占底書至孔子作十翼方說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又曰夫子讀易與常人不同是他胸中洞見陰陽剛柔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理其贊易即就胸中寫出這道理味道問聖人於文言只把做道理說曰有此氣便有此理又問文言反覆說如何曰如言潛龍勿用陽在下也又潛龍勿用下也只是一意重疊說伊川作兩意未隱時舉聖人作易本為欲定天下之志斷天下之疑而已不是要因此說道理也如人占得這爻便要人知得這爻之象是吉是凶吉便為之凶便不為然如此理却自在其中矣如剝之上九

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剥廬其象如此謂一陽在上如碩
大之果人不及食而獨留於其上如君子在上而小人皆載
於下則是君子之得輿也然小人雖載君子而乃欲自下而
剥之則是自剥其廬耳蓋唯君子乃能覆蓋小人小人必賴
君子以保其身今小人欲剥君子則君子亡而小人亦無所
容其身如自剥其廬也且看自古小人欲害君子到害得盡
後國破家亡其小人曾有存活者否故聖人象曰君子得
輿民所載也小人剥廬終不可用也若人占得此爻則為君
子之所為者必吉而為小人之所為者必凶矣其象如此而
理在其中矣却不是因欲說道理而後說象也時舉。植錄
象初未有後人所說許多道理推舉在上而蓋聖人依易本
為卜筮設上自王公而下達于庶人故曰以通天下之志以
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但聖人說象則理在其中矣因
幸剥之上九碩果不食五陰在下則一陽尚存如碩
大之果不食君子得輿是君子在上為小人所載乃下五陰
載上一陽之象小人剥廬者言小人在上為小人所載亦將自
剥看古今小人既剥君子而小人亦死上成族豈有存者聖
人之象只如是後人說易只愛將道理推舉在上而聖人本

意不辭
如此

先之問易曰坤卦大抵減乾之半據某看來易本是箇卜筮之
書聖人因之以明教因其疑以示訓如卜得乾卦云元亨利
貞本意只說大亨利於正若不正便會凶如卜得爻辭如潛
龍勿用便教人莫出做事如卜得見龍在田便教人可以出
做事如說利見大人一箇是五在上之人一箇是一在下之
人看是甚麼人卜得天子自有天子利見大人處大臣自有
大臣利見大人處群臣自有群臣利見大人處士庶人自有
士庶人利見大人處當時又那曾有某爻與某爻相應那自
是說這道理如此又何曾有甚麼人對甚麼人說有甚張三
李四中間都是正吉不曾有不正而吉大率是為君子設非
小人盜賊所得竊取而用如黃裳元吉須是居中在下方會
大吉不然則大凶此書初來只是如此到後來聖人添許多
說話也只是怕人理會不得故就上更說許多教分明大抵

只是因以明教若能恁地看都是教戒恁地看來見得聖人之心洞然如日星更無些子屈曲遮蔽故曰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又曰看他本來裏面都無這許多事後來人說不得便去白撰箇話若做卜筮看說這話極是分明某如今看來直是分明若聖人有甚麼說話要與人說便分明說了若不要與人說便不說不應恁地干般百樣藏頭佞腦無形無影教後人自去多方推測聖人一箇光明盛大之心必不如此故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看這般處自分曉如今讀書恁地讀一番過了須是常常將心下溫過所以孔子說學而時習之若只看過便住自是易得忘記了故須常常溫習方見滋味頌易只是古人卜筮之書如五雖主君位而言然實不可泥樂易本為卜筮設如曰利涉大川是利於行舟也利有攸往是利於啓行也後世儒者鄙卜筮之說以為不足言而所見太卑

者又泥於此而不通故曰易者難讀之書也不若且從大學做工夫然後循序讀論孟中庸庶幾切已有益也職

易爻只似而今發課底卦影相似如云初九潛龍勿用這只是戒占者之辭解者遂去這上面主義理以初九當潛龍勿用九二當利見大人初九是箇甚麼如何會潛如何會勿用試討這箇人來看九二爻又是甚麼人他又如何會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嘗見林艾軒云世之發六壬課者以丙配壬則吉蓋水火合水也如卦影云朱鳥翱翔歸于海之湄吉這箇只是說水火合則吉爾若使此語出自聖人之口則解者必去上面說道理以為朱鳥如何海湄如何矣問

問易中也有偶然指定一兩件實事言者如耳于岐山利用征伐利遷國之類是也曰是如此亦有兼譬喻言者利涉大川則行船之吉占而濟大難大事亦如之學復

古人凡事必占如田獲三禽則田獵之事亦占也問

說卦中說許多卜筮今人說易却要掃去卜筮如何理會得易
每恨不得古人活法只說得箇半死半活底若更得他那箇
活法却須更看得高妙在古人必自有活法且如筮得之卦
爻却與所占底事不相應時如何他到這裏又須別有箇活
底例子括將去不只恁死殺着或是用支干相合配處或是
因他物象揲著雖是占筮只是後人巧去裏面見箇小小底
道理旁門曲徑正理不只如此淵

今之說易者先掇擊了卜筮如下繫說卜筮是甚次第某所恨
者不深曉古人卜筮之法故今說處多是想象古人如此若
更曉得須更有奧義可推或曰布筮求卦即其法也曰爻卦
與事不相應則推不去古人於此須有變通或以放干推
熟讀六十四卦則覺得繫辭之語直為精密是易之括例要之
易書是為卜筮而作如云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莫大乎蓍龜又云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則專為卜筮也魯可

幾曰古之卜筮恐不如今白所謂火珠林之類否曰以其觀
之恐亦自有這法如左氏所載則支干納音配合之意似亦
不廢如云得屯之比既不用屯之辭亦不用比之辭却自別
推一法恐亦不廢這理也趙

易以下筮用道理便在裏面但只未說到這處如楚辭以神為
君祀之者為臣以見其敬奉不可忘之義固是說君臣但假
託事神而說今也須與他說事神然後及他事君之意今解
直去解作事君也未為不是但須先為他結了事神一重方
及那處易便是如此今人心性福急更不待先說他本意便
將理來袞說了學

大九人不曾着實理會則說道理皆是懸空如讀易不曾理會
揲法則說易亦是懸空如周禮所載蒐田事云如其陣之法
便是古人自識了陣法所以更不載今人不曾理會陣法則
談兵亦皆是脫空趙

問公之撰著但見周公作文辭以後之撰法不知當初只有文
王彖辭又如何撰曰他又須別有法只是今不可攷耳且如
周禮所載則當時敘有文字如今所見占法亦只是大槩如
此其間亦自有無所據底只是約度如此大抵古人法度今
皆無復存者只是這些道理人尚胡亂說得去嘗愛陸機文
賦有曰意翻空而易奇文質實而難工道理人却說得去法
度却杜撰不得且如樂今皆不可復考今人只會說得九音
之生由人心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到得制度便都說不
去問通書注云而其制作之妙真有以得乎聲氣之元不知
而今尚可尋究否曰今所爭祇是黃鍾一宮耳這裏高則都
高這裏低則都低蓋難得其中耳問胡安定樂如何曰他亦
是一家說
以四約之者撰之以四之義也以下啓蒙
五四為奇各是一箇四也九八為偶各是兩箇四也淵

老陰老陽為乾坤然而皆變少陰少陽亦為乾坤然而皆不變淵
老陰老陽不專在乾坤上亦有少陰少陽如乾坤六爻皆動底
是老六爻皆不動底是少六卦上亦有老陰老陽淵
所以到那三畫變底第三十一卦以後占變卦彖爻之辭者無
他到這裏時離他那本卦分數多了到四畫五畫則更多淵
問卜卦二爻變則以二變爻占仍以上爻為主四爻變則以之
卦二不變爻占仍以下爻為主曰凡變須就其變之極處看
所以上爻為主不變者是其常只順其先後所以下爻
為主亦如陰陽老少之義老者變之極處少者便只是初續
○學履錄云變者下至上而此不變者下便是不變之本按以之為主
○生物與有初時好凡
內卦為貞外為悔物皆然康節愛說問
貞悔即占用二之謂貞是在裏面做主宰底悔是做出了未後
闡珊底貞是頭邊淵

問內卦為貞外卦為悔貞悔何如曰此出於洪範貞者來是正

悔是過意凡悔字都是過了方悔這悔字是過底意思亦是
多底意思下三爻便是正卦上三爻似是過多了恐是如此
這貞悔亦似今占卜八其主客問兩爻變則以兩變爻占仍
以下爻為主何也曰卦是從下生上事都有箇先後自屋
陳曰善問內卦為貞外卦為悔是何義曰貞訓正事方正如此
悔是事已如此了凡悔吝者皆是事過後方有悔吝內卦之
占是事方如此外卦之占是事之已然者如此二字又有始
終之意雉

貞是事之始悔是事之終貞是事之主悔是事之客貞是在我
底悔是應人底三爻變則所主不一以二卦彖辭占而以本
卦為貞變卦為悔六爻俱不變則占本卦彖辭而以內卦為
貞外卦為悔凡三爻變者有二十卦前十卦為貞後十卦為
悔後十卦是變盡了又反來有圖見啓蒙儀
叔器問內卦為貞外卦為悔曰貞悔出洪範貞是正底便是體

悔是過底動則有悔又問一貞八悔曰如乾夫大有大壯小
畜需大畜泰內體皆乾是一貞外體八卦是八悔餘放此
問貞悔不止一說如六十四卦則每卦內三畫為貞外三畫為
悔如揲著成卦則正卦為貞之卦為悔如八卦之變則純卦
一為貞變卦七為悔曰是如此過

問卦爻凡初者多言上者多凶曰時運之窮自是如此內卦為
貞外卦為悔貞是真正底意悔是事過有追不及底意確
占法陽主貴陰主富淵

悔陽而文陰坊
巽離兌乾之所索乎坤者震坎艮坤之所索乎乾者本義揲著
之說恐不須恁地坊

凡爻中言人者必是其人嘗占得此卦如大橫庚庚必敗未歸
時曾占得淵
易中言帝乙歸妹箕子明夷高宗伐鬼方之類疑皆當時帝乙

吉

高宗箕子曾占得此文故後人因而記之而聖人以入爻也
如漢書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曆以光亦是改會占得此文
也火珠林亦如此個

今人以三錢當揲者不能極其變此只是以納甲附六爻納甲
乃漢焦贛京房之學劫

火珠林猶是漢人遺法劫

問筮短龜長如何曰筮已費手劫

筮短龜長近得其說是筮有箇病纔一畫定便只有三十二卦

永不到是那三十二卦又二畫便只有十六卦又三畫便只

有八卦又四畫便只有四卦又五畫便只有二卦這二卦便

可以着意揣度了不似龜纒纒拆便無救處全不可容心續

因言筮卦曰卦雖出於自然然一爻成則止有三十二卦二爻

成則止有十六卦三爻成則止有八卦四爻成則止有四卦

五爻成則止有二卦是人心漸可以測知不若卜龜文一兆

則吉凶便見更無移改所以古人言筮短龜長廣因言漸人

多尚龜卜雖盜賊亦取決於此曰左傳載臧會卜信與僭僭

言此其法所以不傳聖人作易示人以吉凶却無此弊故言

利貞不言利不貞貞吉不言不貞言利禦寇不言利為寇

也廣

易占不用龜而每言著龜皆具此理也筮即著也筮短龜長不

如從長者謂龜有鑽灼之易而筮有劫揲之煩龜之卦一灼

便成亦有自然之意洪範所謂卜五占用二者卜五即龜用

二即著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即是五行雨即水霽即火

蒙即土驛是木克是金曰貞曰悔即是內外卦也謨

占龜土兆大橫木兆直賦曰桃植賦金兆從右邪上火兆從

左邪上滅如豺兆水兆曲以大小長短明暗為吉凶或占凶

事又以短小為吉又有旋者吉大橫吉大橫庚庚庚是豹

起悠地庚庚然不是金兆也續

程沙隨說大橫庚庚為金兆取庚辛之義他都無所據只云得
之下者不知大橫只是土兆蓋橫是土言文帝將自諸侯而
得天下有大土之象也庚庚乃是龜文爆出也兆觀者龜

漢卿說鑽龜法云先定四嚮欲求其紋兆順則為吉逆則為凶

正淳云先灼火然後觀火之紋而定其吉凶曰要須先定其
四向而後求其合從逆則凶如亦惟洛食乃先以墨畫定看

食墨如何筮短龜長古人固重此洪範謂龜從筮逆若龜筮

共違于人則用靜吉用作凶漢卿云今為賊者多卜龜以三

龜連卜皆順則往賀孫云若右祁子兆衛人以龜為有知此

却是無知也曰所以古人以易而捨龜往往以其難信易則

有貞吉無不貞吉利禦寇不利為寇續

卜必先以墨畫龜看是或卜何事要得何兆都有要拆拆處依此

墨然後灼之以火鑽或火或土便以墨畫之處謂之食振

石

南軒家有真者云破宿州時得之又曰卜易卦以錢擲以甲子

起卦始於京房璘

象

嘗謂伏羲畫八卦只此數畫該盡天下萬物之理陽在下為震

震動也在上為艮艮止也陽在下自動在上自止歐公却說

繫辭不是孔子作所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非蓋他不曾

看立象以盡意一句惟其言不盡意故立象以盡之學者於

言上會得者淺於象上會得者深廣

伊川說象只似譬喻樣說看得來須有箇象如此只是如今曉

他不出淵

某嘗作易象說大率以簡治繁不以繁御簡輝

前輩也曾說易之取象以詩之比興如此却是虛說恐不然如

田有禽須是此爻有此象但今不可考數則只是大衍之數

五十與天數五地數五兩段大衍之數是說著天地之數是

說造化生生不窮之理除此外都是後來人推說出來底淵
以上底推不得只可從象下面說去王輔嗣伊川皆不信象如
今却不敢如此說只可說道不及見這箇了且從象以下說
免得穿鑿淵

問易之象似有三樣有本畫自有之象如奇畫象陽偶畫象陰
是也六十四卦之象有實取諸物之象如乾坤六子以天地
雷風之類象之是也有只是聖人以意自取那象來明是義
者如白馬翰如載鬼一車之類是也實取諸物之象決不可
易若聖人姑假是象以明義者當初若別命一象亦通得不
知是如此否曰聖人自取之象也不見得如此而今且只得
因象看義若恁地說則成穿鑿了復學
他所以有象底意思不可見却只就他那象上推求道理不可
為求象不得便喚做無如潛龍便須有那潛龍之象淵
取象各不同有就自己身上取底有自己當不得這卦象那就

那人身上取如潛龍勿用是就占者身上言到那見龍自家
便當不得須把做在上之大人九五飛龍便是人君大人却
是在下之大人淵

易之象理會不得如乾為馬而乾之卦却專說龍如此之類皆
不通恪

易中取象不如卦德上命字較親切如蒙險而止復剛動而順
行此皆親切如山下出泉地中有雷恐是後來又就那上面
添出所以易中取象處亦有難理會者釋

易畢竟是有象只是今難推如既濟高宗伐鬼方在九三未濟
却在九四損十朋之龜在六五益却在六二不知其象如何
又如履卦歸妹卦皆有跛能履皆是良體此可見問諸家易
除易傳外誰為最近曰難得其間有一二節合者却多如渙
其群伊川解却成渙而群却是東坡說得好群謂小隊渙去
小隊使合於大隊問孔子專以義理說易如何曰自上世傳

流至此象數已分明不須更說故孔子只於義理上說伊川亦從孔子今人既不知象數但依孔子說只是說得半截不見上面來歷大抵去古既遠書多散失今且以占辭論之如人占婚姻却占得一病辭如何用似此處聖人必有書以教之如周禮中所載今皆亡矣問左氏傳卜易與今異曰亦須有所傳向見魏公在揆路敬夫以易卜得睽卦李壽翁為占曰離為戈兵兌為說用兵者不成講和者亦不成其後魏公罷相湯思退亦以和反致虜寇而罷問康節於易如何曰他又是一等說話問渠之學如何曰專在數上却窺見理曰可用否曰未知其可用但與聖人之學自不同曰今世學者言易多要入玄妙却是遺書中有數處如不只是一部易書之類今人認此意不着故多錯了曰然學嘗得郭子和書云其先人說不獨是天地雷風水火山澤謂之象只是卦畫便是象亦說得好蒙

川雍為澤坎為川兌為澤澤是水不流底坎下一畫閉合時便

成兌卦便是川壅為澤之象淵

易象自是一法如離為龜則損益二卦皆說龜易象如此者甚

多個

凡卦中說龜底不是正得一箇離卦必是伏箇離卦如觀我朵頤是也兌為羊大壯卦無兌恐便是三四五爻有箇兌象這說取象底是不可曉處也多如乾之六爻象皆說龍至說到乾却不為龍龍却是變化不測底物須着用龍當之如夫征不復婦孕不育此卦是取離為大腹之象本卦雖無離卦却是伏得這卦淵

或說易象云果行育德有德有山之象果行有水之象振民育德則振民有風之象育德有山之象失生云此說得好如風雷益則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雷之決山下有澤損則懲忿有摧高之象窒慾有塞水之象次第易之卦象都如此

不曾一一推究又云遷善工夫較輕如己之有善以為不足而又遷於至善若夫改過者非有勇決不能貴乎用力也儼卦中要看得親切須是兼象看但象不傳了鄭東卿易專取象如以鼎為鼎革為爐小過為飛鳥亦有義理其他更有好處亦有杜撰處礪

鄭東卿少梅說易象亦有是者如鼎卦分明是鼎之象他說革是爐之象亦恐有此理澤中有火革三上畫是爐之口五四三是爐之腹二是爐之下口初是爐之底然亦偶然此兩卦如此耳廣

鄭東卿說易亦有好處如說中孚有郊之象小過有飛鳥之象孚字從爪從子如鳥以爪抱卵也蓋中孚之象以卦言之四陽居外二陰居內外實中虛有郊之象又言鼎象鼎形革象風爐亦是此義此等處說得有此意思但易一書盡欲如此牽合附會少間便踈脫學者須是先理會得正當道理了然

後於此等以小零碎處收拾以相資益不為無補若未得正路脉先去理會這樣處便踈略翻同文

程沙隨以井卦有井谷射鮒一句鮒蝦蟆也遂說井有蝦蟆之象水上有水井三云上前兩足五頭也四眼也三與二身也初後兩足也其穿鑿一至於此其嘗謂之曰審如此則此卦當為蝦蟆卦方可如何却謂之井卦廣

朱子語類卷第六十七計三十

易三

○綱領下

上古之易方是利用厚生周易始有正德意如利貞是教人利於貞正貞吉是教人貞正則吉至孔子則說得道理又多

○道夫錄云利貞貞吉文王說底方是教人隨時變易以從道

乾之元亨利貞本是謂筮得此卦則大亨而利於守正而象辭文言皆以為四德其常疑如此等類皆是別立說以發明一意至如坤之利牝馬之貞則發得不甚相似矣

夫道

伏羲自是伏羲易文王自是文王易孔子自是孔子易伏羲分卦乾南坤北文王卦又不同故曰周易元亨利貞文王以前只是大亨而利於正孔子方解作四德易只是尚占之書曠須是將伏羲畫底卦做一樣看文王卦做一樣看文王周公說底象象做一樣看孔子說底做一樣看王輔嗣伊川說底各

做一樣看伏羲是未有卦時畫出來文王是就那見成底卦
邊說畫前有易真箇是德地這箇卦是畫不迭底那許多都
在這裏了不是畫了一畫又旋思量一畫才一畫時畫畫都
具淵。非祖錄云須將伏羲畫卦文王重卦周公爻辭孔子繫辭及程氏傳各自看不要相亂惑無抵牾也
問易曰聖人作易之初蓋是仰觀俯察見得盈乎天地之間無
非一陰一陽之理有是理則有是象有是象則其數便自在
這裏非特河圖洛書爲然蓋所謂數者祇是氣之分限節度
處得陽必奇得陰必偶凡物皆然而圖畫爲特巧而著耳於
是聖人因之而畫卦其始也只是畫一奇以象陽畫一偶以
象陰而已但纔有兩則便有四纔有四則便有八又從而再
倍之便是十六蓋自其無朕之中而無窮之數已具不待安
排而其勢有不容已者卦畫既立便有吉凶在裏蓋是陰陽
往來交錯於其間其時則有消長之不同長者便爲主消者
便爲客事則有當否之或異當者便爲善否者便爲惡即其

主安善惡之辨而吉凶見矣故曰八卦定吉凶吉凶既決定
而不差則以之立事而大業自此生矣此聖人作易教民占
筮而以開天下之愚以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事者如此
但自伏羲而上但有此六畫而未有文字可傳到得文王周
公乃繫之以辭故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蓋是
卦之未畫也因觀天地自然之法象而畫及其既畫也一卦
自有一卦之象象謂有箇形似也故聖人即其象而命之名
以爻之進退而言則如剝復之類以其形之肖似而言則如
鼎井之類此是伏羲即卦體之全而立箇名如此及文王觀
卦體之象而爲之彖辭周公視卦爻之變而爲之爻辭而吉
凶之象益著矣大率天下之道只是善惡而已但所居之位
不同所處之時既異而其幾其微只爲天下之人不能曉會
所以聖人因此占筮之法以曉人使人居則觀象玩辭動則
觀變玩占不迷於是非得失之途所以是書夏商周皆用之

其所言雖不同其辭雖不可盡見然皆大小之官掌之以爲
占筮之用有所謂繇辭者左氏所載尤可見古人用易處蓋
其所謂象者皆是假此衆人共曉之物以形容此事之理使
人知所取舍而已故自伏羲而文王周公雖自略而詳所謂
占筮之用則一蓋即那占筮之中而所以處置是事之理便
在那裏了故其法若粗淺而隨人賢愚皆得其用蓋文王雖
是有定象有定辭皆是虛說此箇地頭合是如此處置初不
黏着物上故一卦一文足以包無窮之事不可只以一事指
定說他裏面也有指一事說處如利建侯利用祭祀之類其
他皆不是指一事說此所以見易之爲用無所不該無所不
徧但看人如何用之耳到得夫子方始純以理言雖未必是
羲又卜意而事上說理亦是如此但不可便以夫子之說爲
文王之說又曰易是箇有道理底卦影易以占筮作許多理
便也在裏但是未便說到這處如楚詞以神爲君以祀之者

爲臣以寓其敬事不可忘之意固是說君臣持錄云但微但
是先去解作事君底意思也不喚做不是他意但須先與結了
那一重了方可及這裏方得本末周備易便是如此今人心
性徧急更不待先說他本意便將道理來滾說了易如一箇
鏡相似看甚物來都能照得如所謂潛龍只是有箇潛龍之
象自天子至於庶人看其文來都使得孔子說作龍德而隱
不易乎世不成乎名便是就事上指殺說來然會着底雖孔
子說也活也無不通不會着底雖文王周公說底也死了須
知得他是假託說是包含說假託謂不惹着那事包含是說
箇影象在這裏無所不包又曰卦雖八而數須是十八是陰
陽數十是五行數一陰一陽便是二以二乘二便是四以四
乘四便是八五行本只是五而有十者蓋是一箇便包兩箇
如木便包甲乙火便包丙丁土便包戊己金便包庚辛水便

包王癸所以為十彖辭文王作爻辭周公作是先儒從來恁地說且得依他謂爻辭為周公者蓋其中有說文王不應是文王自說也賀孫

孔子之易非文王之易文王之易非伏羲之易伊川易傳又自是程氏之易也故學者且依古易次第先讀本文則自見本旨矣坊

長孺問乾健坤順如何得有過不及曰乾坤者一氣運於無心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有心以為之主故無過不及之失所以聖人能替天地之化育天地之功有待於聖人續

邵子易

康節易數出於希夷他在靜中推見得天地萬物之理如此又與他數合所以自樂今道藏中有此卦數謂魏伯陽參同契魏東漢人曰德明王天悅雪夜見康節於山中猶見其儼然危坐蓋其心地虛明所以推得天地萬物之理其數以陰陽剛柔四者為準四分

為八八分為十六只管推之無窮有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大剛太柔少剛少柔今人推他數不行所以無他胸中曉

康節也則是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淵

康節只說六卦乾坤坎離四卦震巽含艮兌又說八卦乾坤坎

離大過頤中孚小過其餘反對者二十八卦節

聖人說數說得疏到康節說得密了他也從一陰一陽起頭他

却做陰陽太少乾之四象剛柔太少坤之四象又是那八卦

他說這易將那元亨利貞全靠看那數三百八十四爻管定

那許多數說得太密了易中只有箇奇耦之數是自然底天

衍之數却是用以揲著底康節盡歸之數所以二程不肯問

他學若是聖人用數不過如大衍之數便是他須要先揲著

以求那數起那卦數是恁地起卦是恁地求不以康節坐地

默想推將去便道某年某月某日當有某事聖人決不恁地

謹條有端可

聖人說數說得簡畧高遠疏闊易中只有箇奇耦之數天一地二是自然底數也。大衍之數是揲著底數也。惟此二者而已。康節却盡歸之數。切恐聖人必不為也。因言或指一樹問康節曰：此樹有數可推否？康節曰：亦可推也。但須待其動爾。頃之一葉落便從此推去。此樹其年生甚年當死。凡起數靜則推不得。須動方推得起。訪子略

程子易傳

有人云：昔輩看過易傳一遍後當詳讀曰：不可。此便是計功謀利之心。若劈頭子細看，雖未知後面凡例而前看工夫亦不落他處。方

已前解易多只說象數。自程門以後人方都作道理說了。礪伊川晚年所見其實更無一句懸空說底話。今觀易傳可見何嘗有一句不著實。猶

伯恭謂易傳理到語精平易的當。空言無象髮遺恨。此乃名言。

今作文字不能得如此。自是牽強處多。一本云不能得如此。此自然。○闕祖

易傳明白無難看。但伊川以天下許多道理散入六十四卦中。

若作易看即無意味。唯將來作事看。即句句字字有用處。胡文定春秋曰：他所說盡是正理。但不知聖人當初是恁地。不是恁地。今皆見不得。所以其於春秋不敢措一辭。正謂不敢應度爾。趙

易傳須先讀他書。理會得義理了。方有箇入路。見其精密處。蓋其所言義理極妙。初學者未曾使著不識其味。都無啟發。如遺書之類。人看著却有啟發處。非是易傳不好。是不合使未當看者看。須是已知義理者得此。便可磨礪入細。此書於學者非是啟發工夫。乃磨礪工夫。蔡

易傳難看。其用意精密。道理平正。更無抑揚。若能看有味。則其人亦大段知義理矣。蓋易中說理。是豫先說下。未會有底事。故乍看其難。不若大學中庸有箇準則。讀着便令人識蹊。

徑詩又能興起人意思皆易看如謝顯道論語却有啓發人

處雖其說或失之過識得理後却細密商量令平正也歎

伯恭多勸人看易傳一禁禁定更不得疑著局定學者只得守

此箇義理固是好但緣此使學者不自長意智何緣會有聰

明營

看易傳若自無所得縱看數家反被其惑伊川教人看易只看

王弼注胡安定王介甫解今有伊川傳且只看此尤妙

易傳義理精字數足無一毫欠闕他人著工夫補綴亦安得如

此自然只是於本義不相合易本是卜筮之書卦辭爻辭無

所不包看人如何用程先生只說得一理

問易傳如何看曰且只恁地看又問程易於本義如何曰程易

不說易文義只說道理極處好看又問乾繫辭下解云聖人

始畫八卦三才之道備矣因而重之以盡天下之變故六畫

而成卦據此說却是聖人始畫八卦每卦便是三畫聖人因

而重之為六畫似與邵子一生兩兩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

十六生三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為六畫不同曰程子之意

只云三畫上疊成六畫八卦上疊成六十四耳與邵子說誠

異蓋康節此意不曾說與程子程子亦不曾問之故一向只

隨他所見去但他說聖人始畫八卦不知聖人畫八卦時先

畫甚卦此處便曉他不得又問啓蒙所謂自太極而分兩儀

則太極固太極兩儀固兩儀自兩儀而分四象則兩儀又為

太極而四象又為兩儀以至四象生八卦節節推去莫不皆

然可見一物各具一太極是如此否曰此只是一分為二節

節如此以至於無窮皆是一生兩爾因問序所謂自本而幹

自幹而支是此意否曰是又問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

之神二神字不同否曰鬼神之神此神字說得粗如繫辭言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此所謂妙用謂之神也言知鬼神之

情狀此所謂功用謂之鬼神也只是推本繫辭說程易除云

解易文義處只單說道理處則如此章說天專言之則道也
以下數句皆極精錄

恁他下

伊川只將一部易來作譬又別說了恐聖人亦不肯作一部譬喻
之書朱震又多用伏卦互體說陰陽說陽便及陰說陰便及
陽乾可為坤坤可為乾太走作近來林黃中又撰出一般翻
筋斗互體一卦可變作八卦也是好笑据某看得來聖人作
易專為卜筮後來儒者講道是卜筮之書全不要恁他卜筮
之意所以費力今若要說且可須用添一重卜筮音省然通
透如乾初九潛龍兩字是初九之象勿用兩字即是告占者
之辭如云占得初九是潛龍之體只是隱藏不可用作小象
文言釋其所以為潛龍者以其在下也諸爻皆如此推看怕
自分明又不須作設戒也浩

易傳言理甚備象數却欠在又云易傳亦有未安處如无妄六
二不耕獲不菑畲只是說一箇無所作爲之意易傳却言不

耕而獲不菑畲謂不首造其事殊非正意

易要分内外卦看伊川却不甚理會如巽而止則成蠱止而巽
便不同蓋先止後巽却是有根株了方巽將去故為漸營

問伊川易說理太多曰伊川言聖人有聖人用賢人有賢人用
若一爻止做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止做得三百八十四事
也說得極好然他解依舊是三百八十四爻止做得三百八

十四事用也

詳○義剛錄云林澤之云伊川易說得理
也太多先生曰伊川求之便是太深云云

問程傳大槩將三百八十四爻做人說恐通未盡否曰也是則
是不可粧定做人說看占得如何有就事言者有以時節言
者有以位言者以吉凶言之則為事以初終言之則為時以
高下言之則為位隨所值而看皆通繫辭云不可為典要惟
變所適豈可粧定做人說

伊川易煞有重疊處

易傳說又義處猶有些小未盡處

磕音慨石相築聲
又音盪其泉賦雷
鼓盪又石聲

學者須讀詩與易易尤難看伊川易傳亦有未盡處當時康節
傳得數甚佳却輕之不問天地必有倚靠處如後卦先動而
後順豫卦先順而後動故其彖辭極嚴似此處却閑過了
詩書略看訓詁解釋文義令通而已却只玩味本文其道理只
在本文下面小字儘說如何會過得他若易傳却可脫去本
文程子此書平淡地慢慢委曲說得更無餘蘊不是那敲磕
逼拶出底義理平鋪地放在面前只如此等行文亦自難學
如其他峭拔雄健之文却可做若易傳樣淡底文字如何可
及

問先儒讀書都不如先生精密如伊川解易亦甚疎曰伊川見
得箇大道理却將經來合他這道理不是解易又問伊川何
因見道曰他說來之六經而得也是於濂溪處見得箇大道
理占地位了轉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正謂伊川這般說話難說蓋他把
這書硬定做人人事之書他說聖人做這書只為世間人事本
有許多變樣所以做這書出來

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
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此是一箇理一箇象一箇辭然欲理會
理與象又須辭上理會辭上所載皆觀會通以行其典禮之
事凡於事物須就其聚處理會尋得一箇通路行去若不尋
得一箇通路只驀地行去則必有礙典禮只是常事會具事
之合聚交加難分別處如庖丁解牛固是奏刀騞然莫不中
節若至那難處便著此氣力方得通故莊子又說雖然每至
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邊莊子說話雖無
頭當然極精巧說得到今學者却於辭上看觀其會通以行
典禮也續

體用一原體雖無迹中已有用顯微無間者顯中便具微天地
未有萬物已具此是體中有用天地既立此理亦存此是顯

中有微節

劉用之問易傳序觀會通以行典禮曰如堯舜揖遜湯武征伐皆典禮處典禮只是常事

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伊川喫力為人處用龜山易參看易傳數段見其大小得失方

婺州易傳聖字亦誤用王氏說聖字從壬不當從王管

朱子本義啓蒙

看易先看其本義了却看伊川解以相參考如未看他易先看其說却易看也蓋未為他說所汨故也

方收問本義何專以小筮為主曰且須熟讀正文莫看注解蓋古易彖象文言各在一處至王弼始合為一後世諸儒遂不

敢與移動今難卒說且須熟讀正文久當自悟其之易簡略者當時只是略搭記兼文義伊川及諸儒皆已說了其只就語脉中略牽過這意思

聖人作易有說得極踈處甚散漫如文象蓋是沈觀天地萬物

取得來闊徃徃只髮髯有這意思故曰不可為典要又有說得極密處無縫罅盛水不漏如說吉凶悔吝處是也學者須

是大著心會方看得譬如天地生物有生得極細巧者又自有突兀麓拙者近趙子欽有書來云某說語孟極詳易說却

太略譬之此燭籠添得一條管子則障了一路明若能盡去其障使之體統光明豈不更好蓋着不得詳說故也

易中取象以天地生物有生得極細巧底有生理得極突兀底趙子欽云本義太畧此譬如燭籠添了一條竹片便障了一路明盡去

放蒙初問只因看歐陽公集內或問易大衍遂將來考算得出以此知諸公文集雖各自成一家文字中間自有好處緣是

這道理人人同得看如何也自有人見得到底纔先生於詩傳自以為無復遺恨曰後世若有揚子雲必好之矣

而意不甚滿於易本義蓋先生之意只欲作卜筮用而為先

儒說道理太多終是翻這窠臼未盡故不能不致遺恨云個
先生問時舉看易如何曰只看程易見其只就人事上說無非
日用常行底道理曰易最難看須要識聖人當初作易之意
且如泰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謂其引賢類進也都不
正說引賢類進而云拔茅何耶如此之類要須思看其之啓
蒙自說得分曉且試去看因云某少時看文字時凡見有說
得合道理底須旁搜遠取必要看得他透今之學者多不如
是如何時舉退看啓蒙晚往侍坐時舉曰向者看程易只就
注解上生議論却不曾看得易看所以不見得聖人作易之
本意今日看啓蒙方見得聖人一部易皆是假借虛設之辭
蓋緣天下之理若正說出便只作一件用唯以象言則當卜
筮之時看是甚事都來應得如泰之初九若正作引賢類進
說則後便只作得引賢類進用唯以拔茅茹之象言之則其
他事類此者皆可應也故啓蒙警學篇云理定既實事來尚虛

揆于候切音泰
投揆也又插地也

用應始有體該本無便見得易只是虛設之辭看事如何應
且先生領之因云程易中有甚疑處可更商量看時舉問坤
六二爻傳云由直方而大切意大是坤之本體安得由直方
而後大耶曰直方大是坤有此三德若就人事上說則是敬
義立而德不孤豈非由直方而後大耶釋
敬之問啓蒙理定既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稽實待
虛存體應用執古御今以靜制動曰聖人作易只是說一箇
理都未曾有許多事却待他甚麼事來揆所謂事來尚虛蓋
謂事之方來尚虛而未有若論其理則先自定固已實矣用
應始有謂理之用實故有體該本無謂理之體該萬事萬物
又初無形迹之可見故無下面云稽考實理以待事物之來
存此理之體以應無窮之用執古古便是易書裏面文字言
語御今今便是今日之事以靜制動理便是靜底事便是動
底且如即鹿無虞久必陷於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文其理

謂將即鹿而無虞人必陷於林中若不舍而往是取吝之道
這箇道理若後人做事如求官爵者求之不已便是取吝之
道求財利者求之不已亦是取吝之道又如潛龍勿用其理
謂當此時只當潛晦不當用若占得此文凡事便未可做所
謂君子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若是無事之時觀其象而玩
其辭亦當知其理如此其每見前輩說易止把一事說其之
說易所以異於前輩者正謂其理人人皆用之不問君臣上
下大事小事皆可用前輩止緣不把做占說了故此易竟無
用處聖人作易蓋謂當時之民遇事都閉塞不知所為故聖
人示以此理教他恁地做便會吉如此做便會凶必恁地
吉而可為如此則凶而不可為大傳所謂通天下之志是也
通是開通之意是以易中止說道善則吉却未嘗有一句說
不善亦會吉仁義忠信之事占得其象則吉却未曾說下仁
不義不忠不信底事占得亦會吉如南蒯得黃裳之卦自以
為大吉而不知黃中居下之義方始會元吉反之則凶大傳
說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便見得易人
人可用不是死法雖道是二五是中却其間有位二五而不
吉者有當位而吉亦有當位而不吉者若揚雄太元皆排定
了第幾爻便言第幾爻便凶然其規模甚散其辭又滋學者
驟去理會他文義已自難曉又且不曾盡經歷許多事意都
去揆他意不着所以孔子晚年方學易到得平常教人亦言
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却未曾說到易又云易之卦爻所以
該盡天下之理一爻不止於一事而天下之理莫不具備不
要拘執着今學者涉世未廣見理未盡揆他底不着所以未
得他受用

○讀易之法

易不可易讀

談及讀易曰易是箇無形影底物不如且先讀詩書禮却緊要

玄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淳

問看易如何曰詩書執禮聖人以教學者獨不及於易至於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乃是聖人自說非學者事蓋易是箇極難理會底物事非他書之比如古者先王順詩書禮樂以造士亦只是以此四者亦不及於易蓋易只是箇卜筮書藏於太史太卜以占吉凶亦未有許多說話及孔子始取而敷釋為十經彖象繫辭文言雜卦之類方說出道理來儒

易只是空說箇道理只就此理會能見得如何不如詩書執禮皆雅言也一句便是一句一件事便是一件事如春秋亦不是難理會底一年事自是一年事且看禮樂征伐是自天子出是自諸侯出是自大夫出今人只管去一字上理會便更要求聖人之意千百年後如何知得他肚裏事聖人說出底猶自理會不得不曾說底更如何理會得淳

人自有合讀底書是大學語孟中庸詩書皆可讀此四書

便知人之所以不可不學底道理與其為學之次序然後便看詩書禮樂其纔見人說看易便知他錯了未嘗識那為學之序易自是別是一箇道理不是教人底書故記中只說先王崇四術順詩書禮樂以造士不說易也語孟中亦不說易至左傳國語方說然亦只是卜筮爾蓋易本為卜筮作故夫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詞知程子所以動者尚其變觀其象而玩其辭以自變者占故曰君子居則以制器者尚其象是也以下筮者尚其古文王周公之詞皆是為卜筮後來孔子見得有是書必有是理故因那陰陽消長盈虛說出箇進退存亡之道理來要之此皆是聖人事非學者可及也今人才說伏羲作易示人以天地造化之理便非是自家又如何知得伏羲意思兼之伏羲畫易時亦無意思他自見得箇自然底道理了因借他手畫出來爾故用以上筮無不應其中言語亦敘有不可曉者然亦無用盡曉善當時事

與人言語自有與今日不同者然其中有那事人尚存言語
 有與今不異者則尚可曉爾如利用侵伐是事存而詞可曉
他吉之類便不可曉其嘗語學者欲看易時且將孔子所作
 十翼中分明易曉者看如文言中元者善之長之類如中字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亦不必理會鶴如何棲陰其子又
 如何和且將那繫辭傳中所說言行處看此雖淺然却不到
 差下蓋為學只要理會自己會中事爾其嘗謂上古之書莫
 尊於易中古後書莫大於春秋然此兩書皆未易看今人才
 理會二書便入於鑿若要讀此二書且理會他大義易則是尊
 尊陽抑陰進君子而退小人明消息盈虛之理春秋則是尊
 尊賤伯內中國而外夷秋明君臣上下之分廣
 問讀易未能決洽何也曰此須是此心虛明寧靜自然道理流
 通方包羅得許多義理蓋易不比詩書它是說盡天下後世
 無窮無盡底事理只一兩字便是一箇道理又人須是經歷

天下許多事變讀易方知各有一理精審端正今既未盡經
 歷非是此心大段虛明寧靜如何見得此不可不自勉也銖
 敬之問易曰如今不曾經歷得許多事過都自揆他道理不着
 若便去看也卒未得他受用孔子晚而好易可見這書卒未
 可理會如春秋易都是極難看底文字聖人教人自詩禮起
 如鯉趨過庭曰學詩乎學禮乎詩是吟詠性情感發人之善
 心禮使人知得箇定分這都是切身工夫如書亦易看大綱
 亦似詩亦似詩
 易與春秋難看非學者所當先蓋春秋所言以為褒亦可以為
 貶亦可易如此說亦通如彼說亦通大抵不比詩書的確難
 看
 問易如何讀曰只要虛其心以求其義不要執己見讀其他書
 亦然一作平易求其義去偽
 看易須是看他卦爻未書以前是怎模樣却就這上見得他許

淨靈淨

帶水

多卦爻象數是自然如此不是杜撰且詩則因風俗世變而
 作書則因帝王政事而作易初未有物只是懸空說出當其
 未有卦畫則渾然一太極在人則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一
 旦發出則陰陽吉凶事事都有在裏面人須是就至虛靜中
 見得這道理周遮通曉方好若先靠定一事說則帶泥不通
 了此所謂潔靜精微易之教也學後○問錄云未畫之前
 是湛然一心都未有一物在便是寂然不動喜怒哀樂未發
 之中也忽然在這至虛至靜之中有箇象方發出許多象數
 吉凶道理來所以筮所以說繫辭精微之謂易易只是箇寂
 靜精微若似如今人說得恁地拖泥帶水有甚理會處○書
 錄云未畫以前便是寂然不動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只是箇
 至虛靜而已忽然在這至虛至靜之中有箇象方說出許多
 象數吉凶道理所以禮記曰潔靜精微易教也蓋易之為書
 是懸空做出來底謂如書便真箇有這政事謀議方做出書
 來詩便真箇有這人情風俗方做出詩來易却都無這已往
 底事只是懸空做底未有交畫之先在易則渾然一理在人
 則渾然一心既有交畫方見得這交是如何這又是如何
 然而此是就這至虛至靜中做許多象數道理出來此其所
 以靈若是似而今說得來恁地
 拖泥合來便都沒理會處了

易難看不比他書易說一箇物非真是一箇物如說龍非真龍

若他書則真是事實孝弟便是孝弟仁便是仁易中多有不
 可曉處如玉用亨于西山此却是亨字只看王用亨于帝吉
 則知此是祭祀山川底意思如公用亨于天子亦是亨字蓋
 朝覲燕饗之意易中如此類甚多後來諸公解只是以已意
 牽強附合終不是聖人意易難看蓋如此賜

易最難看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包涵萬理無所不有其實自古
 者卜筮書不必只說理象數皆可說將去做道家醫家等說
 亦有初不曾帶於一偏其近看易見得聖人本無許多勞攘
 自是後世一向亂說妄益增減硬要作一說以強通其義所
 以聖人經旨愈見不明且如解易只是添虛字去迎過意來
 便得今人解易廼去添他實字却是借他做已音說了又恐
 或者一說有以破之其勢不得不支離更為一說以護各之
 說千說萬與易全不相干此書本是難看底物不可將小巧
 去說又不可將大話去說又云易難看不惟道理難尋其中

或有用當時俗語亦有他事後人不知者且如樽酒簋食人硬說作二簋其實無一簋之實陸德明自注斷人自不會去看如所謂貳乃是周禮大祭三貳之貳是副貳之貳此不是其穿鑿却有古本若且強為一說無來歷全不是聖賢言語

易不須說得深只是輕輕地說過淵

讀易之法先讀正經不曉則將彖象繫辭來解又曰易之辭如

籤解節

看易且將爻辭看理會得後却看象辭若鶴突地看便無理會處又曰文王爻辭做得極精嚴孔子傳條暢要看上面一段莫便將傳拗了糊

易中象辭最好玩味說得卦中情狀出極

八卦之義最好玩味

看易須着四日看一卦一日看卦辭彖象兩日看六爻一日統

看方子細起云然閑祖

和靜學易伊一日只看一爻此物事成一片動着便都成片

不知如何只看一爻得確

看易若是靠定象去看便滋味長若只恁地懸空看也沒甚意思

李通云看易者須識理象數辭四者未嘗相離蓋有如是之理

便有如是之象有如是之象便有如是之數有理與象數便

不能無辭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有自然之象不是安

排出來且如潛龍勿用初便是潛陽爻便是龍不當事便是

勿用見龍在田離潛便是見陽便是龍出地上便是田即鹿

無虞惟入于林中此又在六二六四之間便是林中之象鹿

陽物指五無虞無獲也以此觸類而長之當自見得端

先就乾坤二卦上看得本音字則後面皆有通路

繫辭中說是故字都是喚那下文起也有相連處也有不相連

處淵

欽夫說易謂只依孔子繫辭說便了如說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只如此說便了固是如此聖人之意只恁地說不得緣在當時只理會象數故聖人明之以理攢

潔靜精微謂之易易自是不惹著事只懸空說一種道理不似它書便多著事上說所以後來道家取之與老子為類便是

老子說話也不就事上說

潔靜精微是不犯手又云是各自開去不相沾黏去聲方子

箇物事

問讀易若只從伊川之說恐太見成無致力思索處若用己意思索立說又恐涉狂易浩近學看易主以伊川之說參以橫渠溫公安定荆公東坡漢上之解釋其長者抄之或足以已意可以如此否曰呂伯恭教人只得看伊川易也不得致疑其謂若如此看文字有甚精神却要我做甚浩曰伊川不應有錯處曰他說道理決不錯只恐於文義名物也有未盡又曰公看得諸家如何浩曰各有長處曰東坡解易大體最不好然他却會作文識句法解文釋義必有長處浩

總論卦象文

古易十二篇人多說王弼改今本或又說費直初改只如乾卦次序後來王弼盡改象象各從爻下近日呂伯恭却去後漢中尋得一處云是韓康伯改都不說王弼據某考之其實是

韓康伯初改如乾卦次序其他是王弼改雉

卦分明自將一片木畫掛於壁上所以為卦爻是兩箇爻爻是

爻變之義所以為爻爻變

問見朋友記先生說伏羲只畫八卦未有六十四卦今看先天

圖則是那時都有了不知如何曰不曾恁地說那時六十四

卦都畫了又問云那時未有文字言語恐也只是卦畫未有

那卦名否曰而今見不得爻變

問卦下之辭為彖辭左傳以為繇辭何也曰此只是彖辭故孔

子曰智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如元亨利貞乃文王所繫

卦下之辭以斷一卦之吉凶此名彖辭彖斷也陸氏音中語

所謂彖之經也大哉乾元以下孔子釋經之辭亦謂之彖所

謂彖之傳也爻下之辭如潛龍勿用乃周公所繫之辭以斷

一爻之吉凶也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所謂大象之傳潛

龍勿用陽在下也所謂小象之傳皆孔子所作也天尊地卑

以下孔子所述繫辭之傳通論一經之大體凡例無經可附

而自分以上繫下繫也左氏所謂繇字從系疑亦是言繫辭繫

辭者於卦下繫之以辭也繇

八卦之性情謂之性者言其性如此又謂之情者言其發用處

亦如此如乾之健本性如此用時亦如此淵

卦體如內健外順內陰外陽之類卦德如乾健坤順之類淵

有一例成卦之主皆說於彖詞下如屯之初九利建侯大有之

五同人之二皆如此繇

或說一是乾初畫其謂那時只是陰陽未有乾坤安得乾初畫

一初間只有一畫者二到有三畫方成乾卦渾

問乾一畫坤兩畫如何曰觀乾一而實與坤二而虛之說可見

本義繫辭上第六章乾只是一箇物事充實徧滿天所覆內坤便有開

闔乾氣上來時坤便開從兩邊去如兩扇門相似正如扇之

運風離之蒸飯扇既是坤風與蒸則乾之氣也每

若

凡易一爻皆具兩義如此吉者不如此則凶如此凶者不如此則吉如出門同人須是自出去與人同方吉若以人從欲則密亦有分曉說破底婦人吉夫子凶咸其腓雖凶居吉君子得與小人剥廬如需于泥致寇至更不決言凶夫子便象辭中說破云者敬慎則不敗也此是一爻中具吉凶二義者如小過飛鳥以凶若占得此爻則更無可避禍處故象曰不可如何也帶

六爻不必限定是說人君且如潛龍勿用若是庶人得之自當不用人君得之也當退避見龍在田若是眾人得亦可理事利見大人如今人所謂宜見貴人之類易不是限定底物伊川亦自說一爻當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只當得三百八十四事說得自好不知如何到他解却恁地說淵

易中緊要底只是四爻淵

伊川云卦爻有相應看來不相應者多且如乾卦如其說時除

了二與五之外初何嘗應四三何嘗應六坤卦更都不見相應此似不通淵

伊川多說應多不通且如六三便夾此陽了陰則渾是不發底如六三之爻有陽所以言含章若無陽何由有章含章為是有陽半動半靜之爻若六四則渾是柔了所以括囊淵

問王弼說初上無陰陽定位如何曰伊川說陰陽奇偶豈容無也乾上九貴而無位需上九不當位乃爵位之位非陰陽之位此說極好帶

程先生曰卦者事也爻者事之時也先生曰卦或曰是時爻或是事都定不得

卦爻象初無一定之例淵
○卦體卦變

伊川不取卦變之說至柔來而文剛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諸處皆牽強說了王輔嗣卦變爻變得不自然其之說却覺得

有自然氣象只是換了一爻非是聖人合下作卦如此自是卦成了自然有此象礪

漢上易卦變只變到三爻而止於卦辭多有不通處其更推盡去方通如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只是初剛自訟二移下來晉柔進而上行只是五柔自觀四換上去此等類按漢上卦變則通不得舊與季通在卷

卦有兩樣生有從兩儀四象加倍生來底有卦中互換自生一卦底互換成卦不過換兩爻這般變卦伊川破之及到那剛一來而得中却推不行大率是就義理上看不過如剛自外來而得中分剛上而文柔等處看其餘多在占處用也貴變節之象這雖無緊要然後面有數處彖辭不如此看無來處解不得淵

易上經始乾坤而終坎離下經始艮兌震巽而終坎離揚至之云上經反對凡十八卦下經反對亦十八卦先生曰林黃中

筭上下經陰陽爻適相等其筭來誠然功

問近略考卦變以彖辭考之說卦變者凡十九卦蓋言成卦之由凡彖辭不取成卦之由則不言所變之爻程子專以乾坤言變卦然只是上下兩體皆變者可通若只一體變者則不通兩體變者凡七卦隨蠱賁咸恒漸渙是也一體變者兩卦訟无妄是也七卦中取剛來下柔剛上柔下之類者可通至一體變者則以來為自外來故說得有礪大凡卦變須觀兩體上下為變方知其所以成之卦曰便是此處說得有礪且程傳賁卦所云豈有乾坤重而為泰又自泰而變為賁之理若其說果然則所謂乾坤變而為六子八卦重而為六十四皆由乾坤而變者其說不得而通矣蓋有則俱有自一畫而二二而四四而八而八卦成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而重卦備故有八卦則有六十四矣此康節所謂先天者也若震一索而得男以下乃是已有此卦了就

此卦生出此義皆所謂後天之學今所謂卦變者亦是有卦之後聖人見得有此象故發於彖辭安得謂之乾坤重而為是卦則更不可變而為他卦耶若論先天一卦亦無既畫之後乾一兌二離三震四至坤居未又安有乾坤變而為六子之理凡今易中所言皆是後天之易且以此見得康節先天後天之說最為有功

問乾坤大過頤坎離中孚小過八卦番覆不成兩卦是如何曰八卦便只是六卦乾坤坎離是四正卦兌便是番轉底巽震便是番轉底艮六十四卦只八卦是正卦餘便只二十八卦番轉為五十六卦學蒙錄云自此八卦外只二十八卦番轉離是也中孚便是大底離小過是箇大底坎又曰中孚是箇雙夾底離小過是箇雙夾底坎大過是箇厚畫底坎頤是箇厚畫底離按三畫之卦只是六卦即六畫之卦以正卦八加頤之暗卦小成之卦六即大成之卦六十四卦同

對卦淵
卦有反有對乾坤坎離是反艮兌震巽是對乾坤坎離倒轉也只是四卦艮兌震巽倒轉則為中孚頤小過大過其餘皆是

福州韓云能安其分則為需不能安其分則為訟能通其變則為隨不能通其變則為蠱此是說卦對然只是此數卦對得好其他底又不然而文蔚錄作險而能忍則為需險不能忍則為訟昭信說福唐人互體自左氏已言亦有道理只是今推不合處多學

王弼破互體朱子發用互體淵
朱子發互體一卦中自二至五又自有兩卦這兩卦又伏兩卦林黃中便倒轉推成四卦四卦裏又伏四卦此理互體這自

那風於天於土上有箇艮之象來淵
一卦互換是兩卦伏兩卦是四卦反看又是兩卦又伏兩卦共成八卦淵

問易中互體之說其父以為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

謂

不備此是說互體先生曰今人言互體者皆以此為說但亦有取不得處也如頤卦大過之類是也王輔嗣又言納甲飛伏尤更難理會納甲是震納庚巽納辛之類飛伏是坎伏離離伏坎艮伏兌兌伏艮之類也此等皆支蔓不必深泥

辭義

易有象辭有占辭有象占相渾之辭節

彖詞極精分明是聖人所作魯可幾曰彖是總一卦之義曰也有別說底如乾彖却是專說天類

凡彖辭象辭皆押韻

象數義多難明

二卦有二中二陰正二陽正言乾之無中正者蓋云不得兼言中正二五同是中如四上是陽不得為正蓋卦中以陰居陽以陽居陰是位不當陰陽各居本位乃是正當到那正中中正又不可曉

林安鄉問伊川云中無不正正未必中如何曰如君子而時中

則是中無不正若君子有時不中即正未必中蓋正是骨子好了而所作事有未恰好處故未必中也

中重於正正未必中蓋事之斟酌得宜合理處便是中則未有不正者若事雖正而處之不合時宜於理無所當則雖正而不合乎中此中未有不正而正未必中也

中重於正正不必中一件物事自以為正却有不中在且如飢渴飲食是正若過此子便非中節中節處乃中也善善正也父子之間則不中

晏亞夫問中正二字之義曰中須以正為先凡人做事須是剖決是非邪正却就是與正處斟酌一箇中底道理若不能先見正處又何中之可言譬如欲行賞罰須是先看賞與不當賞然後權量賞之輕重若不當賞矣又何輕重之云乎中重於正正不必中中能度量而正在其中

凡事先理會得正，方到得中。若不正，更理會甚中。顯仁陵寢時，要發掘旁，近數百家墓，差衙史往相度，有一人說：且教得中。曾文清說：只是要理會箇是與不是，不理會中。若還不合，如此雖一家不可發掘。何處理會中？且如今賞賜人，與之百金，為多；五十金為少；與七十金為中。若不合，與則一金不可與。更商量甚中。

易中只言利貞，未嘗謂不利貞，亦未嘗言利不貞。然厲多是在陽爻裏說。

吉凶悔吝，聖人說得極密。若是一向疏去，却不成道理。若一向密去，却又不是易底意思。

吉凶悔吝，吉過則悔，既悔必吝，吝又復吉。如動而生陽，動極復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悔屬陽，吝屬陰。悔是遲快，做出事來了，有錯失處，這便生悔，所以屬陽。吝則是那隈隈衰衰，不分明底，所以屬陰。亦猶驕是氣盈，吝是氣歉。

問時與位。古易無之，自孔子以來，驕說出此義。曰：易雖說時與位，亦有無時義可說者。歷舉易中諸卦爻無時義可言者。○德明

仁父問時與義。曰：夏日冬日，時也。飲湯飲水，義也。許多名目，須是逐一理會過。少間見得一箇却有一箇落着，不爾都只恁地鶻突過。

問讀易貴知時。今觀爻辭，皆是隨時取義。然非聖人見識卓絕，盡得義理之正，則所謂隨時取義，安得不差？曰：古人作易，只是為卜筮。今說易者，乃是硬去安排。聖人隨時取義，只事到面前，審驗箇是非，難為如此安排下也。

聖人說易，逐卦取義。如泰以三陽在內為吉，至否又以在上為吉。大既是要壓他陰，六三所以不能害君子，亦是被陽壓了。但包羞而已，包羞是做得不好事，只得慚慚，不堪對人說。

○上下經上下繫
上經猶可曉，易解下經多有不可曉。難解處不知是甚看到末

積懶了解不得為復是難解

六十四卦只是上經說得齊整下經便亂董董地繫辭也如此只是上繫好看下繫便沒理會論語後十篇亦然孟子末後却刻地好然而如那般以追尋樣說話也不可曉淵

論易明人事

孔子之辭說向人事上者正是要用得淵

須是以身體之且如六十四卦須做六十四人身上看三百八

十四爻又做三百八十四人身上小底事看易之所說皆是

假說不必是有恁地事假設如此則如此假設如彼則如彼

假設有這般事來人處這般地位便當恁地應淵

易中說卦爻多只是說剛柔這是半就人事上說去連那陰陽

上面不全就陰陽上說卦爻是有形質了陰陽全是氣象辭

所說剛柔亦半在人事此四件物事有箇精粗顯微分別

健順剛柔之情者剛柔健順之分處者淵

橫渠

問時與說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蓋自太極一判而來便已

如此了白論其極是如此然小人亦具此理只是他自反悖

了君子治之不過即其固有者以正之而已易中亦有時而

為小人謀如包承小人吉大人否耳言小人當否之時能包

承君子則吉但此雖為小人謀乃所以為君子謀也廣

若論陰陽則須二氣交感方成歲功若論君子小人則一分陰

亦不可須要去盡那小人盡用那君子方能成治續

漢書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至隱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易

以形而上者說出在那形而下者上春秋以形而下者說上

那形而上者去個

論後世易象

京房卦氣用六日七分季通云康節亦用六日七分但不見康

節說處妨

京房重說數捉他那影象才發見處便筭將去且如今日一箇

人來相見便就那相見底時節算得這箇是好人不好人用得極精密他只是動時便算得靜便算不得人問康節庭前樹算得不_不康節云也算得須是待他動時方可須更一葉落他便就這裏算出這樹是甚時生當在甚時死淵

京房便有納甲之說參同契取易而用之不知天地造化如何排得如此巧所謂初二震受庚上弦兌受丁十五乾體就十八巽受辛下弦艮受丙二十坤受乙這都與月相應初三昏月在西上弦昏在南十五昏在東十八以後漸漸移來至三十晦光都不見了又曰他以十二卦配十二月也自齊整復卦是震在坤下陽臨是兌在坤下陽泰是乾在坤下陽大壯是震在乾上陽夬是兌在乾上陽乾是乾在乾上陽姤是乾在巽上陰遯是乾在艮上陰否是乾在坤上陰觀是巽在坤上陰剝是艮在坤上陰坤是坤在坤上陰坤默問太玄如何曰聖人說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

他

玄

七地八天九地十其簡易今太玄說得却支離太玄如它說八十一首却是分陰陽中間一首半是陰半是陽若看了易後去看那玄不成物事又問或云易是陰陽不用五曰它說天一地二天三地四時便也是五了又言揚雄也是學焦延壽推卦氣曰焦延壽易也不成物事又問關子明二十七象如何曰其嘗說二十七象是亂道若是關子明有見識必不做這箇若是_官做時便是無見識今人說焦延壽卦氣不好是取太玄不知太玄却是學它_剛

問太玄曰天地間只有陰陽二者而已便會有消長今太玄有三箇了如冬至是天元到三月便是地元七月便是人元夏至却在地元之中都不成物事_變

太_元甚拙歲是方底物他以三數乘之皆算不着太玄紀日而不紀月無弦望晦朔_子太玄中高處只是黃老故其言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_子

太玄之說只是老莊康節深取之者以其書是挨安及陽消長
來說道理必

太玄亦自莊老來惟寂惟冥奇見泳

問太玄中首陽氣潛藏於黃宮性無不在於中養首藏心于淵
美厥靈根程先生云云曰所謂藏心于淵但是指心之虛靜
言之也如此乃是無用之心與孟子言仁義之心異訶

自晉以來解經者却改變得不同如王弼郭象輩是也漢儒解
經依經演繹晉人則不然捨經而自作文坊

潛虛只是吉凶臧否平王相休囚死闕
日家四廢之說温公潛虛只此而已當

潛虛後截是張行成績不押韻見得闕

歐陽公所以疑十翼非孔子所作者他童子問中說道仰以觀
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又說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只是
說作易一事如何有許多般樣又疑後面有許多子曰既言

子曰則非聖人自作這箇自是它曉那前面道理不得了却
只去這上面疑他所謂子曰者性往是弟子後來旋添入亦
不可知近來胡五峰將周子通書盡除去了篇名却去上面
各添一箇周子曰此亦可見其比淵

廖氏論洪範篇大段闢河圖洛書之事以此見知於歐陽公蓋
歐公有無祥瑞之論歐公只見五代有偽作祥瑞故併與古
而不信如河圖洛書之事論語自有此說而歐公不信祥瑞
併不信此而云繫辭亦不足信且如今世間有石頭上出日
月者人取為石屏又有一等石上分明有如枯樹者亦不足
怪也河圖洛書亦何足怪嘆

老蘇說易專得於愛惡相攻而吉凶生以下三句他把這六爻
似那累世相讎相殺底人相似看這一爻攻那一爻這一畫
克那一畫全不近人情東坡見他恁地太蠢疎却添得些佛
老在裏面其書自做兩樣亦間有取王輔嗣之說以補老蘇

之說亦有不曉他說了亂填補處老蘇說底亦有去那物理
上看得着處淵

東坡易說六箇物事若相咬然此恐是老蘇意其他若佛說者
恐是東坡揚

易舉正必大道。

朱震說卦畫七八爻稱九六他是不理會得老陰老陽之變且
如占得乾之初爻是少陽便是初七七是少不會變便不用
了若占得九時九是老老便會變便占這變爻此言用九用
六亦如此淵

朱子發解易如百衲襖不知是說甚麼以此進讀教人主如何
曉便曉得亦如何用必大曰致堂文字决烈明白却可開悟
入主曰明仲說得開一件義理他便說成一片如善畫者只
一點墨便幹淡得開如尹和靖則更說不出范氏講義於淺
處亦說得出只不會深不會密又傷要說義理多如解子血子

首章總括古入言利之說成一大片却於本章之義不曾得
分曉想當時在講筵進讀人主未必曾理會得大抵范氏不
會辯如孟子便長於辯亦不是對他人說話時方辯但於緊
要處反復論難自是照管得緊范氏之說攘鎖不牢處多極
有疎漏者太

問籍溪見誰天授問易天授令先看見乃謂之象一句籍溪未
悟他日又問天授曰公豈不思象之在方錄道猶易之有太
極耶此意如何曰如此教人只好聽耳使其必先教他
將六十四卦自乾坤起至雜卦且熟讀曉得源流方可及此
輝方錄云先生云此不可曉其實見
而未形有無之間為象形則為器也

問籍溪見誰天授問易天授曰且看見乃謂之象一句通此一
句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通籍溪思之不得天授曰
豈不知易有太極者乎先生曰若做箇說話乍看似好但學
易功夫不是如此學履錄云他自是一不過熟讀精思自首

悞

至尾章章推究字字玩索以求聖人作易之意庶幾其可一言半句如何便了得他謨

誰先生說見乃謂之象有云象之在道乃易之在太極其意思是說道念慮才動便便有箇做主宰底然看得緊辭本意只是說那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底意思幾雖是未形然畢竟是有箇物了淵

涪人誰定受學於二郭載子厚為象學其說云易有象學數學象學非自有所見不可得非師所能傳也誰與原仲書云如公所言推為文辭則可若見處則未公豈不思象之在道乃易之有大極耶後云語直傷文幸其亮察○見字本當音現誰作如字意○誰作牧牛圖其序略云學所以明心禮所以行敬明心則性斯見行敬則誠斯至草堂劉致中為作傳甚詳方

先生因說郭子和易謂諸友曰且如撰著一事可謂小小只所

見不明便錯了子和有着卦辭疑說前人不是不知疏中說得最備只是有一二字錯更有一段在乾卦卦疏中劉禹錫說得亦近柳子厚曾有書與之辯沈生撰善辨為和說○蓋知

向在南康見四家易如劉居士變卦每卦變為六十四却是按古如周三教及劉虛谷皆亂道外更有戴主簿傳得麻衣易乃是戴公偽為之蓋嘗到其家見其所作底文其體皆相同南軒及李侍郎被他瞞遂為之跋某嘗作一文字辯之矣剛或言某人近注易曰緣易是一件無頭面底物故人人各以其意思去解說得近見一兩人所注說得一片道理也都好但不知聖人元初之意果是如何春秋亦然廣

因說趙子欽諱彥易說曰以其看來都不是如此若有此意思聖人當初解爻解象繫辭文言之類必須自說了何待後人如此穿鑿今將卦爻來用線牽或移上在下或等下在上辛苦苦說得出來恐都非聖人作易之本意須知道聖人作

易還要做甚用若如此穿鑿則甚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又云今人凡事所以說得恁地支離者只是見得不透如釋
氏說空空亦未是不是但空裏面須有道理始得若只說道
我見得箇空而不知他有箇實底道理却做甚用得譬如一淵
清水清冷徹底看來一如無水相似他便道此淵只是空底
却不曾將手去探看自冷而濕然不知道有水在裏面此釋
氏之見正如此今學者須貴於格物格至也須要見得到底
今人只是知得一班半點見得些子所以不到極處也又云
某病後自知日月已不多故欲力勉諸公不可悠悠天下只
是一箇道理更無三般兩樣若得諸公見得道理透使諸公
之心便是其心其之心便是諸公之心見得不差不錯豈不
濟事耶

因看趙子欽易說云讀古人書看古人意須是不出他本來格
當須看古人所以為此書者何為初問是如何若如屈曲之

始

說却是聖人做一箇謎與後人猜搏決不是如此聖人之意
簡易條揚通達那尚恁地屈曲纏繞費盡心力以求之易之
為書只待自家意起於此而其安排已一一有定位續

趙善譽說易云乾主剛坤主柔剛柔便自偏了某云若如此則
聖人作易須得用那偏底在頭上則甚既是乾坤皆是偏底
道理聖人必須作一箇中卦是得今二卦經傳又却都不說
那偏底意思是如何剛天德也如生長處便是剛消退處便
是柔如萬物自一陽生後生長將去便是剛長極而消便是
柔以天地之氣言之則剛是陽柔是陰以君子小人言之則
君子是剛小人是柔以理言之則有合當用剛時合當用柔
時廣

林黃中以互體為四象八卦
林黃中來見論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就一卦言之全體為太極內外為兩儀內外及互體為四象

又顛倒取為八卦先生曰如此則不是生却是包也始畫卦時只是箇陰陽奇耦一生兩兩生四四生八而已方其為太極未兩儀也由太極而後生兩儀方其為兩儀未四象也由兩儀而後生四象方其為四象未八卦也由四象而後生八卦此之謂生若以為包則是未太極已先有兩儀未兩儀已先有四象未四象已先有八卦矣林又曰太極有象且既曰易有太極則不可謂之無濂溪乃有無極之說何也曰有太極是有此理無極是無形器方體可求兩儀有象太極則無象林又言三畫以象三才曰有三畫方看見似箇三才模樣非故畫以象之也

問易聖人所以立道窮神則無易矣此是指易書曰然易中多是說易書又有一兩處說易理神如今人所謂精神發揮乃是變易之不可測處易書乃為湯之理寫真

關子明易麻衣易是偽書麻衣易是南康士人作今不必問

其理但看其言語自非希夷作其中有云學易者當於美哉皇

心地上馳騁不知心地如何馳騁

麻衣易是南康戴某所作太平州刊本第二跋即其人也

說相

問麻衣易是偽書其論師卦地中有水師容民按眾之象此一

義也若水行地中隨勢曲折如師行而隨地之利亦義也

曰易有精有蘊如師貞丈人言此聖人之精畫前之易不可

易之妙理至於容民蓄眾等處因卦以發其蘊也既謂之

蘊則包含眾義有甚窮盡儘推去儘有也

麻衣易南康戴某主簿撰麻衣五代時人五代時文字多繁絮此

易說只是今人文字南軒跋不曾辯得其書其誤李壽翁甚

喜之開板於太平州周子中又開板於舒州此文乃不啻留

底禪不啻留底脩養法不啻留底日時法麻衣易南康戴某主簿作其親見其人甚稱此易得之隱者問之

主

不真言其人其適到其家見有一冊雜錄乃戴公自作其言皆與麻衣易說大略相類及戴薄死子弟將所作易圖來看乃知真戴公所作也格

提一作提

浩問李壽翁最好麻衣易與關子明易如何先生笑曰偶然兩書皆是偽書關子明易是阮逸作陳無已集中說得分明麻衣易乃是南康戴主簿作某知南康時尚見此人已垂老却也請書博記一日訪之見他案上有冊子問是甚文字渠云是其有見抄錄因借歸看內中言語文勢大率與麻衣易相似已自提破又因問彼處人麻衣易從何處傳來皆云從前不曾見只見戴主簿傳與人又可知矣仍是淺陋內有山是天上物落在地上之說此是何等語他只見南康有落星寺便為此說若時復落一两箇世間人都被壓作粉碎先生遂大笑後來戴主簿死了某又就渠家借所作易圖看竟與麻衣易言語相應遂卦將來牽合取象畫取圖子需卦畫共食

翁

之象以坎卦中一畫作卓兩陰爻作飲食乾三爻作三箇人向之而食該卦則三人背飲食而坐蒙卦以筆牽合六爻作小兒之象大率可笑如此某遂寫與伯恭伯恭轉聞壽翁時壽翁知太平謂如此戴薄亦是明易人却作書托其津遣來太平相見時戴已死又曰李壽翁看杜撰易渠亦自得杜撰受用浩

泉說之謂易占隨日隨時變但守見辭者死法也振

沙隨云易三百八十四爻惟閏歲恰三百八十四日正應爻數余曰聖人作易如此則惟三年方一度可用餘年皆用不得矣且閏月必小盡審如公言則閏年止有二百八十三日更剩一爻無用處矣或問沙隨何以答曰它執拗不回頭豈肯服也個

龍圖是假書無所用康節之易自兩儀四象八卦以至六十四卦皆有用處礪

易四

乾上

問乾坤古無此二字作易者特立此以明道如何曰作易時未
有文字是有此理伏羲始發出總釋乾坤以下

乾坤只是卦名乾只是箇健坤只是箇順純是陽所以健純是
陰所以順至健者惟天至順者惟地所以後來取象乾便為
天坤便為地淵

乾坤陰陽以位相對而言固只一般然以分言乾尊坤卑陽尊
陰卑不可並也以一家言之父母固皆尊母終不可以並乎
父兼一家亦只容有一箇尊長不容並所謂尊無二上也儒
易中只是陰陽乾坤是陰陽之純粹者然就一年論之乾卦氣
當四月坤卦氣當十月不可使道四月十月生底人便都是
好人這箇又錯雜不可知是純陽子是純陰然又是純陰然又是純陰然又

五十一
得不得

江德功言乾是定理坤是順理近是解

論乾坤必先乾而後坤然又常以靜者為主故復卦一陽來復

乃自靜來

方其有陽怎知道有陰方有乾卦怎知更有坤卦在後端

物物有乾坤之象雖至微至隱纖豪之物亦無有無者子細推

之皆可見個

問黃先之易說因曰伊川好意思固不盡在解經上然就解經

上亦自有極好意思如說乾字便云乾健也健而無息之謂

乾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以形體謂

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

情謂之乾頤縣傳語

問乾者天地之性情是天之道否曰性情是天愛健地愛順處

又問天專言之則道也曰所謂天命之謂性此是說道所謂

天之養養此是形體所謂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此是說帝

以此理付之便有主宰意又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

而流謙此是說形體又問今之郊祀何故有許多帝曰而今

致添差了天帝共成十箇帝了且如漢時祀太乙便即是帝

地本曰而今郊祀也祀而今又別祀太乙一國三公尚不可

况天而有十帝乎周禮中說上帝是總說帝說五帝是五方

之帝說昊天上帝只是說天之象鄭氏以為北極看來非也

北極只是星如太微是帝之庭紫微是帝之居紫微便有太

子后妃許多星帝庭便有宰相執法許多星又有天市亦有

帝座處便有權衡秤并量器

或問以主宰謂之帝孰為主宰曰自有主宰蓋天是箇至剛至

陽之物自然如此運轉不息所以如此必有為之主宰者這

樣處要人自見得非言語所能盡綱也也因舉莊子執綱維

是孰主張是十數句曰他也見得這道理如主峯禪師說知

字樣同。

問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曰鬼神者有屈伸往來之
迹如寒來暑往日往月來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皆鬼神之功
用此皆可見也忽然而來忽然而往方如此又如彼使人不
可測知鬼神之妙用也

莊仲問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曰鬼神是有一箇漸
次形迹神則忽然如此忽然不如此無一箇蹤由要之亦不
離於鬼神只是無迹可見

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鬼神如陰陽屈伸往來消長
有龜迹可見者以妙用謂之神是忽然如此皆不可測忽然
而來忽然而去忽然在這裏忽然在那裏

以功用謂之鬼神此以氣之屈伸往來言也以妙用謂之神此
言忽然如此又忽然不如此者鬼是一定底神是變而不可
知底

閃

功用是有迹底妙用是無迹底妙用是其所以然者

叔器問功用謂之鬼神妙用謂之神曰功用兼精粗而言是說

造化妙用以其精者言其妙不可測天地是體鬼神是用鬼
神是陰陽二氣往來屈伸天地間如消底是鬼息底是神生
底是神死底是鬼以四時言之春夏便為神秋冬便為鬼又

如晝夜晝便是神夜便是鬼以呼吸言之呼為神吸為鬼昭明君高
為鬼動為神靜為鬼以氣息言之呼為神吸為鬼昭明君高
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如鬼神之露光處是昭明其

氣蒸上處是君高使人精神疎動處是悽愴如武帝
致李夫人其風肅然是也傳錄云問鬼夜出如何曰間有然
跡錄云不能皆然又問草木土石有魄而無魂否曰傳錄云此可傳錄云此以魂論易言精

氣為物若以精氣言則是有精氣者方有魂魄但出底氣便
是魂精便是魄譬如燒香燒得出來底汁子便是魄那成煙
後香底便是魂傳錄云便是魂魂者魄之光燄魄者魂之根

蕭安卿問體與魂有分別如耳目是體聰明便是魄曰是魂
 者氣之神魄者體之神淮南子注謂魂陽神也魄陰神也此
 語說得好安卿問心之精爽是謂魂魄曰只是此意又問人
 生始化曰魄如何是始化曰是胎中初略略成形時又問哉
 生魄曰是月十六日初生那黑處楊子言月未望而生魄於
 西既望則終魄於東他錯說了後來四子費盡氣力去解轉
 不分明温公又於正文改一字解也說不出義剛同
 問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曰鬼神只是往來屈伸功
 用只是論發見者所謂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妙處即是神
 其發見而見於功用者謂之鬼神至於不測者則謂之神如
 鬼神者造化之迹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二說皆妙所謂造化
 之迹者就人言之亦造化之迹也其生也氣自至而滋息物
 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便是鬼神所謂二氣良能者鬼神只
 是以陰陽言又分言之則鬼是陰神是陽天率往為陰來為

陽屈為陰伸為陽無一物無往來屈伸之義便皆鬼神著見
 者也又問齊明盛服以承祭祀却如何曰亦只是此往來屈
 伸之氣古人到祭祀處便是招呼得來如天地山川先祖皆
 不可以形求却是以此誠意求之其氣便聚又問祖先已死
 以何而求曰其氣亦自在只是以我之氣承接其氣才致精
 神以求之便來格便有來底道理古人於祭祀處極重直是
 要求得之商人求諸陽便先作樂發散在此之陽氣以求之
 周人求諸陰便焚燎鬱鬯以陰靜去求之徐元震問中庸體
 物而不可遺曰所謂體物不可遺者蓋此理於人初不相離
 萬物皆體之究其極只是陰陽造化而已故太極圖言大哉
 易乎只以陰陽剛柔仁義及言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而
 止人之生死亦只是陰陽二氣屈伸往來耳當
 符兄問以性情言之謂之乾曰是他天一箇性情如此火之性
 情則是箇熱水之性情則是箇寒天之性情則是二箇健健

故不息惟健乃能不息其理是自然如此使天有一時息則地須落下去人都墜死緣他運轉周流無一時息故局得這地在中間今只於地信得他是斷然不息蓋御。方子錄云云惟健故不息不

可把不息歡健下同問乾者天之性情健而無息之謂乾何以合性情言之曰性情二字常相參在此情便是性之發非性何以有情健而不息非性何以能此個

乾者天之性情指理而言也謂之性情該體用動靜而言也問乾者天之性情曰此是以乾之剛健取義健而不息便是天之性情此性如人之氣質健之體便是天之性健之用便是天之情靜也專便是性動也直便是情

問乾者天之性情曰此只是論其性體之健靜專是性動直是情大抵乾健雖靜時亦專到動時便行之以直坤主順只是今初關謂如一箇剛健底人雖在此靜坐亦專一而有箇作用

底意思只待去作用到得動時其直可知若一柔順人坐時便只恁地靜坐收斂全無箇營為底意思其動也只是闢而已又問如此則乾雖靜時亦有動意否曰然備

問乾坤天地之性情性是性情是情何故兼言之曰乾健也動靜皆健坤順也動靜皆順靜是性動是情淳

乾坤是性情天地是皮殼其實只是一箇道理陰陽自一氣言之只是箇物若做兩箇物看則如日月如男女又是兩箇物事學蒙。方子錄云天地取而下者天

問以乾字為伏羲之文元亨利貞為文王之文固是不知履虎尾同人于野亨之類又如何曰此恐是少了字或是就上字立辭皆不可攷有羅田宰吳仁傑云恐都剩了字如乾坤之類皆剩了問若乾坤則猶可言屯蒙之類若無卦名不知其為何卦曰他說卦畫便是名了恐只是欠了字底是幹。卦以元亨利貞在這裏都具了楊宗範却說元亨屬陽利貞屬陰此

却不是乾之利貞是陽中之陰坤之元亨是陰中之陽乾後三畫是陰坤後三畫是陽

生 貞

文王本說元亨利貞為大亨利正夫子以為四德梅堯初生為元開花為亨結子為利成熟為貞物生為元長為亨成而未全為利成熟為正節

致道問元亨利貞曰元是未通底亨利是收未成底貞是已成底譬如春夏秋冬之貞便是陰陽極處其間春秋便是過接

乾之四德元譬之則人之首也手足之運動則有亨底意思利則配之腎臟貞則元氣之所藏也又曰以五臟配之尤明白且如肝屬木木便是元心屬火火便是亨肺屬金金便是利腎屬水水便是貞

元亨利貞譬諸穀可見穀之生萌芽是元苗是亨穰是利成實是貞穀之實又復能生循環無窮

元亨利貞理也有這四段氣也有這四段理便在氣中兩箇不曾相離若是說時則有那未涉於氣底四德要就氣上看也得所以伊川說元者物之始亨者物之遂利者物之實貞者物之成這雖是就氣上說外理便在其中伊川這說話改不得謂是有氣則理便具所以伊川只恁地說便可見得物裏面便有這理若要親切莫若只就自家身上看惻隱須有惻隱底根子羞惡須有羞惡底根子這便是仁義仁義禮智便是元亨利貞孟子所以只得恁地說更無說與仁義禮智似一箇包子裏面合下都具了一理渾然非有先後元亨利貞便是如此不是說道有元之時有亨之時

元亨利貞無斷處貞了又元今日子時前便是昨日亥時物有夏秋之生底是到這裏方感得生氣他自有箇小小元亨利貞

氣無始無終且從元處說起元之前又是貞了如子時是今日

子之前又是昨日之亥無空闕時然天地間有箇局定底如
四方是也有箇推行底如四時是也理都如此元亨利貞只
就物上看亦分明所以有此物便是有此氣所以有此氣便
是有此理故易傳只說元者萬物之始亨者萬物之長利者
萬物之遂貞者萬物之成不說氣只說物者言物則氣與理
皆在其中伊川所說四句自動不得只為遂字成字說不盡
故其略添字說盡高

以天道言之為元亨利貞以四時言之為春夏秋冬以人道言
之為仁義禮智以氣候言之為溫涼燥濕以方言言之為東西

南北節

溫底是元熱底是亨涼底是利寒底是貞節

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此段只於
易元者善之長與論語言仁處看若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則貞又包四者周易一書只說一箇利則利又大也元者善

之長也善之首也古者嘉之會也好底會聚也義者宜也利

即義也萬物各得其所義之合也幹事事之骨也猶言體物

也看此一段須與太極圖通看四德之元安在甚處剝之為

卦在甚處乾天也一段在甚處方能通成一片不然則不貫

通少間看得如此了猶未是受用處在續

光祖問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曰

元是初發生出來生後方會通通後方始向成利者物之遂

方是六七分到貞處方是十分成此偏言也然發生中已具

後許多道理此專言也惻隱是仁之端羞惡是義之端辭遜

是禮之端是非是智之端若無惻隱便都沒下許多到羞惡

也是仁發在羞惡上到辭遜也是仁發在辭遜上到是非也

是仁發在是非上問這猶金木水火否曰然仁是木禮是火

義是金智是水

曾兄亦問此答曰元者乃天地生物之端乾言大哉乾元萬物

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知元者天地生物之端倪也元者生意在亨則生意之長在利則生意之遂在貞則生意之成若言仁便是這意思仁本生意乃惻隱之心也苟傷着這生意則惻隱之心便發若羞惡也是仁去那義上發若辭遜也是仁去那禮上發若是非也是仁去那智上發若不仁之人安得更有義禮智卓

元亨利貞其發見有次序仁義禮智在裏面自有次序到發見時隨感而動却無次序淵

周貴卿問元亨利貞以此四者分配四時却如何云乾之德也曰他當初只是說大亨利於正不以分配四時孔子見此四字好後始分作四件說孔子之易與文王之易略自不同剛問道鄉謂四德之中各具四德竊嘗思之謂之各具四德如康節所謂春之春春之夏春之秋春之冬夏之春夏之夏夏之秋夏之冬則可謂之能迭相統攝如春可以包夏夏亦可以

包春則不可也先生復令舉似道鄉之說曰便是他不須得恁地說夫道

問元亨利貞乾之四德仁義禮智人之四德然亨却是禮次序却不同何也曰此仁禮義智猶言春夏秋冬也仁義禮智猶言春夏秋冬也因問李子思易說曰他是胡說因問或云先生許其說乾坤二卦本於誠敬果否曰就他說中此條稍是但渠只是以乾卦說修辭立其誠閑邪存其誠坤卦說敬以直內便說是誠敬爾銖云恐渠亦未曾實識得誠敬曰固是且謾說耳銖

論乾之四德曰貞取以配冬者以其固也孟子以知斯二者弗去為知之實弗去之說乃貞固之意彼知亦配冬也知亦配冬也言四德云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也不有其功言化育因言貞於五常為智孟子曰知斯二者弗去是也既知又曰弗去有兩義又文言訓正固又於四時為冬冬有始終之義王氏

亦云賢有兩有龜有蛇所以胡易亦猶貞也又傳曰貞各稱其事方

問乾元亨利貞注云見陽之性健而成形之大者為天故三奇之卦名之曰乾而擬之於天也切謂卦辭未見取象之意其成形之大者為天及擬之於天二句恐當於大象言之下文天之象皆不易一句亦然坤卦放此曰縱設此卦時便有此象了故於此豫言之又後面卦辭亦有兼象說者故不得不豫言也

或問乾卦是聖人之事坤卦是學者之事如何曰也未見得初九九二是聖人之德至九三九四又却說學者修業進德事如何都犯做聖人之事得舉

或言乾之六爻其位雖不同而其為德則一曰某未要人看易這箇都難說如乾卦他爻皆可作自家身上說惟九二九五要作自家說不得兩箇利見大人向來人都說不通九二有

甚麼形影如何教見大人某看來易本卜筮之書占得九二便可見大人大人不必說人君也

其他爻象占者當之惟九二見龍人當不得所以只當把爻做主占者做客大人即是見龍又如九三不說龍亦不可曉若說龍時這亦是龍之在那九早處他所以說君子乾乾夕惕只此意淵

占者當不得見龍飛龍則占者為客利去見那大人大人即九

二九五之德見龍飛龍是也若潛龍君子則占者自當之矣利見大人與程傳說不同不是卦爻自相利見乃是占者利去

見大人也須看自家占底是何人方說得那所利見之人問程易於九二云利見大德之君又言君亦利見大德之臣以成其功天下亦利見大德之人以被其澤於九五云利見在下大德之人又言天下固利見大德之君兩爻互言如此不審的何所指曰此當以所占之人之德觀之若已是有九二

之德占得此九二爻則為利見九五大德之君若常人無九
二之德者占得之則為只利見此九二之大人耳已為九五
之君而有九五之德占得此九五爻則為利見九二大德之
人若九二之人占得之則為利見此九五大德之君各隨所
占之人以爻與占者相為主賓也太祖一日問王昭素曰九
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常人何可占得此卦昭素曰何害若
臣等占得則陛下是飛龍在天臣等利見大人是利見陛下
也此說得最好銖曰如此看來易多是假借虛設故用不窮
人人皆用得也曰此所謂理定既實事來尚虛存體應用稽
實待虛所以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萬事無不可該無不周
遍此易之用所以不窮也銖

問九三不言象何也曰九三陽剛不中居下之上有強力勞苦
之象不可言龍故特指言乾乾惕若而已言有乾乾惕厲之
象也銖

君子終日乾乾矣至夕猶檢點而惕然恐懼蓋凡所以如此者
皆所以進德脩業耳銖

竇問君子終日乾乾是法天否曰才說法天便添着一件事君
子只是終日乾乾天之行健不息徃徃亦只如此如言存箇
天理不須問如何存他只是去了人欲天理自然存如顏子
問仁夫子告以非禮勿視聽言動除却此四者更有何物須
是仁明

厲无咎是一句他後面有此例如頽復厲无咎是也淵

問乾九三伊川云雖言聖人事苟不設戒何以為教淵錄云云

好雖間聖人亦常有此心淵曰易之為書廣大悉備人皆可得

而用初無聖賢之別伊川有一段云君有君之用臣有臣之
用說得好及到逐卦解釋又却分作聖人之卦賢人之卦更
有分作守令之卦者古者又何嘗有此不知是如何以其觀
之無問聖人以至士庶但當此時便當恁地兢惕卜得此爻

淵

也當恁地兢惕○問

祖道舉乾九三君子終日乾乾是君子進德不懈不敢須臾寧

否曰程子云在下之人君德已著此語亦是拘了記得有人

問程子胡安定以九四爻為太子者程子笑之曰如此二百

八十四爻只做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了此說極是及到程子

解易却又拘了要知此是通上下而言在君有君之用臣有

臣之用父有父之用子有子之用以至事物莫不皆然若如

程子之說則千百年間只有箇舜禹用得也大抵九三四爻

才剛而位危故須著乾乾夕惕若厲方可无咎若九二則以

剛居中位易處了故凡剛而處危疑之地皆當乾乾夕惕若

厲則无咎也道祖

淵與天不爭多淵是那空虚無實底之物躍是那不着地了兩

脚踏上去底意思淵

或躍在淵淵是通處淵雖下於田田却是箇平地州則通上下

一躍即飛在天帶

問胡安定將乾九四為儲君曰易不可恁地看易只是古人卜

筮之書如五雖主君位而言然亦有不可專主君位言者天

下事有那一箇道理自然是有若只將乾九四為儲位說則

古人未立太子者不成是虛却此一爻如一爻只主一事則

易三百八十四爻乃正三百八十四件事魁

問程易以乾之初九為舜側微時九二為舜佃漁時九三為玄

德升聞時九四為歷試時何以見得曰此是推說爻象之意

非本指也讀易若通得本指後便儘說去儘有道理可言駭

問本指曰易本因卜筮而有象因象而有占占辭中便有道

理如筮得乾之初九初陽在下未可施用其象為潛龍其占

曰勿用凡遇乾而得此爻者當觀此象而玩其占隱晦而勿

用可也它皆倣此此易之本指也蓋潛龍則勿用此便是道

理故聖人為彖辭象辭文言節節推去無限道理此程易所

以推說得無窮然非易本義也先通得易本指後道理儘無窮推說不妨若便以所推說者去解易則失易之本指矣錄問易傳乾卦引舜事以證之當初若逐卦引得這般事來證大好看曰便是當時不曾計會得又之曰經解說潔靜精微易之教也不知是誰做伊川却不以為然據某看此語自說得好蓋易之書誠然是潔靜精微他那句語都是懸空說在這裏都不犯手如伊川說得都犯手執引舜來做乾卦乾又那裏有箇舜來當初聖人作易又何嘗說乾是舜他只是懸空說在這裏都被人說得來事多失了他潔靜精微之意易只是說箇象是如此何嘗有實事如春秋便句句是實如言公即位便真箇有箇公即位如言子弑父臣弑君便真箇是有此事易何嘗如此不過只是因畫以明象因數以推數因這象數便推箇吉凶以示人而已都無後來許多勞攘說話備問龜山說九五飛龍在天取飛字為義以天位言之不可階而

升以聖學言是非力行而至曰此亦未盡乾卦自是聖人之天德只時與位有隱顯漸次耳明

凡占得卦爻要在五分賓主各據地位而推如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若揣自己已有大人之德占得此爻則如聖人作而萬物咸覩作之者在我而覩之者在彼我為主而彼為賓也自己無大人之德占得此爻則利見彼之大人作之者在彼而覩之者在我我為賓而彼為主也備

用九不用七且如得純乾卦皆七數這却是不變底它未當得九未在這爻裏面所以只占上面象辭用九蓋是說變淵

見群龍无首王弼伊川皆解不成他是不見得那用九用六之說淵

問乾坤獨言用九用六何也曰此惟歐公說得是此一卦純陽純陰而居諸卦之首故於此發此一例凡占法皆用變爻占故凡占得陽爻者皆用九而不用七百九十二陽爻之通例也占得陰爻

者皆用六而不用八九通例也蓋七為少陽九為老陽六為老陰八為少陰老變而少不變凡占用九用六者用其變爻占也此辨著遇乾而六爻皆變則為陰故有群龍无首之象即坤利牝馬之貞也言群龍而却無頭剛而能柔則吉也遇坤而六爻皆變則為陽故有利永貞之象即乾之元亨利貞也此發凡之言因問坤體貞靜承天而行未嘗為始而常代終故自坤而變陽故為群龍而无首有利貞而無元亨是婦從夫臣從君地承天先迷後得東北喪朋西南得朋皆是無頭處也銖

問用九見群龍无首吉伊川之意似云用陽剛以為天下先則凶无首則吉曰凡說文字須有情理方是用九當如歐公說方有情理某解易所以不敢同伊川便是有這般處看來當以見群龍无首為句蓋六陽已盛如群龍然龍之剛猛在首

故見其无首則吉大意只是要剛而能柔自人君以至士庶皆須如此若說為天下先便只是人主方用得以下更使不得恐不如此又曰如歐說蓋為卜筮言所以須着有用九用六若如伊川說便無此也得礪

乾吉在无首坤利在永貞這只說二用變卦乾吉在无首言卦之本體元是六龍今變為陰頭面雖變渾身却只是龍只一似無頭底相似坤利在永貞不知有何關挨子這坤却不得見他元亨只得他永貞坤之本卦固自有元亨變卦却無淵群龍无首便是利牝馬者為不利壯而却利牝如西南得朋東北喪朋皆是無頭底淵

伯豐問乾用九爻辭如何便是坤先迷後得東北喪朋之意曰此只是无首所以言利牝馬之貞無牝馬帶大凡人文字皆不可忽歐公文字尋常往往不以經旨取之至於說用九用六自來却未曾有人說得如此他初非理會象

數者而此論最得之且既有六爻又添用九用六因甚不用七八蓋九乃老陽六乃老陰取變爻也古人遇乾之坤即以見群龍无首言為占見群龍无首却是變乾為坤便以坤為占也遇坤之乾即用利永貞為占坤變為乾即乾之利也當問天地生物氣象如温厚和粹即天地生物之仁否曰這是從生處說來如所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那元字便是生物之仁資始是得其氣資生是成其形到得耳便是他彰著利便是結聚自便是收斂既無形迹又須復生至如夜半子時此物雖存猶未動在到寅卯便生巳午便著申酉便結亥子丑便實交至寅又生他這箇只管運轉一歲有一歲之運一月有一月之運一日有一日之運一時有一時之運雖一息之微亦有四箇段子恁地運轉但元則是始初未至於著如所謂惻隱存於人心自恁惻惻地未至大段發出道夫曰他所以謂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蓋以其未

散也曰他這箇是事事充滿如惻隱則皆是惻隱羞惡則皆是羞惡辭遜是非則皆是辭遜是非初無不充滿處但人為已私所隔故多空虚處爾道夫

大哉乾元是說天道流行各正性命是說人得這道理做那性命處却不是正說性如天命之謂性孟子道性善便是就人身上說性易之所言却是說天人相接處淵

乾元統天蓋天只是以形體而言乾元即天之所以為天者也猶言性統形爾端

問乾元統天曰乾只是天之性情不是兩箇物事如人之精神豈可謂人自是人精神自是精神熹

問乾元統天注作健者能用形者也恐說得是否曰也是然只是說得乾健不見得是乾元蓋云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則大意主在元字上學

前輩解經有只明大義務欲大指明而有不貼文義強說者如

程易發明道理大義極精只於易文義多有強說不通處銖
因問程易說大明天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不
知是說聖人明之耶說乾道明之耶曰此處果是說得鶻突
但遺書有一段明說云人能明天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
皆以時成此語證之可見大明者指人能明之也因問乾道
終始如何曰乾道終始即四德也始則元終則貞蓋不終則
無以為始不貞則無以為元六爻之立由此而立耳以時成
者言各以其時而成如潛見飛躍皆以時耳然皆四德之流
行也初九九二之半即所謂元九二之半與九三即所謂貞
九四與九五之半即所謂利九五之半與上九即所謂
貞蓋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故見六位各以時成乘此六爻
之時以當天運而四德之所以終而復始應變而不窮也銖
大明終始是就人上說楊遵道錄中言人能大明乾道之終始
易傳却無人字其謂文字疑似處須下語剖折教分曉方子
乘字大槩只是譬喻御字龜山說做御馬之御却恐傷於大巧

這段是古人長連地說下去却都不分曉伊川傳說得也不分
曉語錄中有一段却分曉乃是楊遵道所錄云人大明天道
之終始這處下箇人字是緊切底字讀書須是看這般處淵
時乘六龍以御天六龍只是爻之龍只是譬喻明此六爻之美
潛見飛躍以時而動便是乘六龍便是御天又曰聖人便是
天天便是聖人礪

大明終始這一段說聖人之元亨六位六龍只與譬喻相似聖
人之六位如隱顯進退行藏潛龍時便當隱去見龍時便是
他出來如孔子為魯司寇時便是他大故顯了到那獲麟絕
筆便是他亢龍時這是在下之聖人然這卦大槩是說那聖
人得位底若使聖人在下亦自有箇元亨利貞如首出庶物
不必在上方如此如孔子出類拔萃便是首出萬物著書立
言澤及後世便是萬國咸寧淵

問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是說乾之元雲行雨施品物流

形是說乾之亨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是說
聖人之元亨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是說乾
之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是說聖人之利貞此本義之言
但程易云首出庶物是乾道首出庶物而萬彙亨萬國咸寧
是君道尊臨天位而四海從言王者體天之道則萬國咸寧
如何曰恁地說也得只恐牽強銖

乾道變化似是再說元亨變化字且只大槩恁地說不比繫辭
所說底子細各正性命他那元亨時雖正了然未成形質到
這裏方成如那百穀堅實了方喚做正性命乾道是統說底
四德是說他做出來底天率天地是那有形了重濁底乾坤
是他性情其實乾道天德互換一般乾道又言得深此子天
地是形而下者只是這箇道理天地是箇皮殼淵

乾道便只是天德不消分別乾道變化是就乾道上說天德是
就他四德上說淵

問何謂各正性命曰各得其性命之正節

問保合大和乃利貞曰天之生物莫不各有軀殼如人之有體
果實之有皮核有箇軀殼保合以全之能保合則真性常存
生生不窮如一粒之穀外面有箇殼以裹之方其發一萌芽
之如是物之元也及其抽枝長葉則是物之亨到得生實欲
孰未熟之際此便是利及其既實而堅此便是貞矣蓋乾道
變化發生之始此是元也各正性命小以遂其小大以遂其
大則是亨矣能保合矣全其大和之性則可利貞卓

保合大和天地萬物皆然天地便是大底萬物萬物便是小底
天地散

問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恐盡是聖人事伊川分作乾道君道如
何曰乾道變化至乃利貞是天機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是
聖人又曰首出庶物須是聰明睿知高出庶物之上以君天
下方得萬國咸寧禮記云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須聰明睿

知皆過於天下之人方可臨得他礪

乾重卦上下皆乾不可言滿天昨日行一天也今日又行亦一天也其實一天而行健不已有重天之象此所以為天行健坤重卦上下皆坤不可言兩地地平則不見其順必其高下層層有重地之象此所以為地勢坤一作所以見地勢之坤順

天之運轉不窮所以為天行健

厚之問健足以形容乾否曰可伊川曰健而無息謂之乾蓋自人而言固有一時之健有一日之健惟無息乃天之健學一

河圖記曰百代之後地高天下千代後天可倚杵

問天行健曰胡安定說得好其說曰天者乾之形乾者天之用天形蒼然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狀如倚杵其用則一晝一夜行九十餘萬里人一呼一吸為一息一息之間天行已八十餘里人一晝一夜有萬三千六百餘息故天行九十餘萬里天之行健可知故君子法之以自強不息云因言天之氣運轉不息故閣得地在中間未達先生曰如弄碗轉底只恁運轉不住故在空中不

陸少息則

問衛老疑問中天行健一段先生批問他云如何見得天之行健德明竊謂天以氣言之則一晝一夜周行乎三百六十度之中以理言之則於穆不已無間容息豈不是至健先生曰他却不是如此只管去自強不息上討又說那老社倉宜避去事舉易之否象曰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

問天運不息君子以自強不息曰非是說天運不息自家去趕逐也要學他如此不息只是常存得此心則天理常行而周流不息矣又曰天運不息非特四時為然雖一日一時頃刻之間其運未嘗息也

因說乾健曰而今人只是坐時便見他健不健了不待做事而後見也又曰某人所記劉元城每與人相見終坐不甚交談欲起屢留之然終不交談或問之元城曰人坐又必傾側又坐而不傾則必貴人也故觀人之坐起可以知人之貴賤某

後來見草堂先生說又不如此元城極愛說話觀草堂之說與某人所記之語大抵皆同多言其平生所履與行已立身之方是時元城在南京然心口極談無所顧忌南京四方之衝東南士大夫往來者無不見之賓客填門無不延接其死之時去靖康之禍只三四年間耳元城與了齋死同時不知二公若留到靖康當時若用之何以處也個

易只消認他經中七段乾坤二卦分外多了一段認得這箇子向後面底不大故費解說淵

致道問元者善之長曰元亨利貞皆善也而元乃為四者之長是善端初發見處也辨

易言元者善之長說最親切無滲漏仁義禮智莫非善這箇却是善之長仁是有滋味底物事說做知覺時知覺却是無滋味底物事仁則有所屬如孝弟慈和柔愛皆屬仁淵

元者善之長春秋傳記穆姜所誦之語謂元者體之長覺得體

字較好是一體之長也個

亨者嘉之會耳是萬物亨通到此界分無一物不美便是嘉之會會

問亨者嘉之會曰此處難下語且以草木言之發生到夏時好處都來湊會嘉只是好處會是期會也又曰貞固是固得恰好如尾生之信是不貞之固須固得好方是真賜

問亨者嘉之會曰春天萬物發生未大故齊到夏一時發生都齊旺許多好物皆萃聚在這裏便是嘉之會曰在人言之則如何曰動容周旋皆中禮便是嘉之會嘉會足以合禮須是嘉其會始得淳

亨者嘉之會嘉會足以合禮蓋言萬物各有好時然到此亨之時皆盛大長茂無不好者故曰嘉之會會是會集之義也人之脩為便處處皆要好不特是只要一處好而已須是動容周旋皆中禮可也故曰嘉會嘉其所會也壽

問其者嘉之會曰嘉是美會是聚無不盡美處是亨蓋自春至夏便是萬物暢茂物皆豐盈咸遂其美然若只一物如此他物不如此又不可以為會須是合聚來皆如此方謂之會如嘉會足以合禮則自上文體仁而言謂君子嘉其會此嘉字說得輕又不當如前說此只是嘉其所會此嘉字當若文之以禮樂之文字蓋禮樂之文則文字為重到得文之以禮樂便不同謂如在人若一言一行之美亦不足以為會首是事皆盡美方可以為會都無私意方可以合禮當

利者義之和義疑於不和矣然處之而各得其所則和義之和處便是利

利者義之和義是箇有界分斷制底物事疑於不和然使物各得其分不相侵越乃所以為和也

義之和只是中節蓋義有箇分至如親其親長其長則是義之和如不親其親而親他人之親便不是和

義之和處便是利如君臣父子各得其宜此便是義之和處安得謂之不利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此便是不和

安得謂之利孔子所以罕言利者蓋不欲專以利為言恐人只管去利上求也

利者義之和所謂義者如父之為父子之為子君之為君臣之為臣各自有義然行得來如此和者豈不是利利字與不利字對如云利有攸往不利有攸往

施問利者義之和曰義之分別似乎無情却是要順乃和處蓋嚴肅之氣義也而萬物不得此不生乃是和又曰亨者嘉之會會聚也正是身萬物一齊長時然上句嘉字重會字輕下句會字重嘉字輕

利是那義裏面生出來底凡事處制得合宜利便隨之所以云利者義之和蓋是義便兼得利若只理會利却是從中間半截做下去遺了上面一截義底小人只理會後面半截君子

從頭來植

問程子曰義安處便為利只是當然便安否曰是只萬物各得其分便是利君得其為君臣得其為臣父得其為父子得其為子何利如之這利字即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利便是義之和處程子當時此處解得亦未親切不似這語却親切正好去解利者義之和句義初似不和却和截然而不可犯似不和分別後萬物各止其所却是和

和則無不利矣

砥錄云義則和矣義則無不利矣然義其初截然近於不和不利其終則至於各得其宜云云

貞者事之幹伊川說貞字只以為正恐未足以盡貞之義須是說正而固然亦未推得到知上看得來合是如此知是那點運事變底一件物事所以為事之幹淵

正字不能盡貞之義須用連正固說其義方全正字也有固字意思但不分明終是欠闕正如孟子所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知斯是正意弗去是固音質孫

易意

言貞字程子謂正字盡他未得有貞固之意幹問又有所謂不可貞者是如何曰也是這意思只是不可以為正而固守之幹

體仁如體物相似人在那仁裏做骨子故謂之體仁仁是箇道理須看這人方體得他做得他骨子比而效之之說却覺得未是淵

體仁不是將仁來為我之體我之體便都是仁也倘

問體仁解云以仁為體是如何曰說只得如此要自見得蓋謂身便是仁也學履

問伊川解體仁作體乾之仁看來在乾為元在人為仁只應就人上說仁又解利物和義作合於義乃能利物亦恐倒說了此類恐皆未安曰然君子行此四德則體仁是君子之仁也但前輩之說不欲辨他不是只自曉得便了

嘉會者萬物皆發見在裏許直卿云猶言相見處得事事是故謂之

嘉會一事不是便不謂之嘉會會是禮發見處意思却在未發見之前利物使萬物各得其所乃是義之和處義自然和不是義外

別時猶和嘉會雖是有禮後底事然這意思却在禮之先嘉其所會時未

說到那禮在然能如此則便能合禮利物時未說到和義在

然能使物各得其利則便能和義會字說道是那萬物一齊

發見處得他盡嘉會便是如只一事兩事嘉美時未為嘉會

會字張涼光用齊字說說得幾句也好使物各得其宜何利

如之如此便足以和義這利字是好底如孟子所謂戰國時

利是不好底這箇利如那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

君之利和字也有那老蘇所謂無利則義有慘殺而不和之

意蓋於物不利則義未和淵

問利物足以和義曰義斷是非別曲直近於不和然是非曲直辨則便是利此乃是和處也時舉

父

利物足以和義凡說義各有分別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義

自不同似不和然而各正其分各得其理便是順利便是和

處事物莫不皆然人傑

問利物足以和義曰義便有分別當其分別之時得來不和

及其分別得各得其所使物物皆利却是和其義如天之生

物物有箇分別如君君臣臣父子至君得其所以為

君臣得其所以為臣得其所以為父子得其所以為子各

得其利便是和若君處臣位臣處君位安得和乎又問覺得

於上句字義顛倒曰惟其利於物者所以和其義耳正淳問

貞固字却與上文體仁嘉會利物亦似不同曰亦是此方便

須用兩字方說得盡帶伊川說利物足以和義覺見他說得糊塗如何喚做和合於義

四句都說不力淵

利物足以和義此數句最難看老蘇論此謂慘殺為義必以利

木

和之如武王伐紂義也若徒義則不足以得天下之心必散財發粟而後可以和其義若如此說則義在利之外分截成兩段了看來義之為義只是一箇宜其初則甚嚴如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直是有內外之辨君尊於上臣恭於下尊卑小大截然不可犯似若不和之甚然能使之各得其宜則其和也孰大於是至於天地萬物無不得其所亦只是利之和爾此只是就義中便有一箇和既曰利者義之和却說利物足以和義蓋不如此不足以和其義也嘉會足以合禮嘉美也會是集齊底意思許多嘉美一時鬪湊到此故謂之會身屬夏如春生之物自是或先或後或長或短未能齊整整到夏便各各一時茂盛此所謂嘉之會也嘉其所會便動容周旋無不中禮就亨者嘉之會觀之嘉字是實會字是虛嘉會足以合禮則嘉字却輕會字却重貞固足以幹事幹如木之幹事如未之枝葉貞固者正而固守之貞固在事是與立

箇管子所以為事之幹欲為事而非此貞固便植立不起自然倒了謀

問文言四德一段曰元者善之長以下四句說天德之自然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以下四句說人事之當然元只是善之長萬物生理皆始於此衆善百行皆統於此故於時為春於人為仁身是嘉之會此句自來說者多不明嘉美也會猶齊也嘉會衆美之會猶言齊好也春天發生萬物未大故齊到夏時洪纖高下各各暢茂蓋春方生育至此乃無一物不暢茂其在人則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事事物物大大小小一齊到恰好處所謂動容周旋皆中禮故於時為夏於人為禮調好中作利者為義之和萬物至此各遂其性事理至此無不得宜故於時為秋於人為義貞者乃事之幹萬物至此收斂成實事理至此無不的正故於時為冬於人為智此天德之自然其在君子所當從事於此者則必體仁乃足以長人嘉會足

苦

貞

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此四句倒用上而四箇字極有力體者以仁為體仁為我之骨我以為之為體仁皆從我發出故無物不在所愛所以能長人嘉會足以合禮者言須是美其所會也欲其所會之美當美其所會蓋其厚薄親疎尊卑小大相接之體各有節文無不中節即所會皆美所以能合於禮也利物足以和義者使物物各得其利則義無不和蓋義是斷制裁底物若似不和然惟義能使事物各得其宜不相妨害自無乖戾而各得其分之和所以為義之和也蘇氏說利者義之和却說義慘殺而不和不可徒義須着此利則和如此則義是一物利又是一物義是若物恐人嫌須着此利令甜此不知義之言也義中自有利使人而皆義則不遺其親不後其君自無不利非和而何貞固足以幹事其正也知其正之所在固守而不去故足以為事之幹幹事言事之所依以立蓋正而能固萬事依此而立在人則

是智至靈至明是是非非確然不可移易不可欺瞞所以能立事也幹如板築之有橫幹今人築牆必立一木於土中為骨俗謂之夜叉木無此則不可築橫曰楨直曰幹無是非之心非知也知得是是非非之正緊固確守不可移易故曰知周子則謂之正也銖

故曰乾元亨利貞他把乾字當君子淵

易五

乾下

文言上不必大故求道理看來只是協韻說將去潛龍勿用何謂也以下大既各就他要說處便說不必言專說人事夫道伊川說乾之用乾之時乾之義也難分別到了時似用用似義淵

問程易乾之用乾之時乾之義看來恐可移易說曰凡說經若移易得便不是本意看此三段只是聖人反復贊味乾之德耳如潛龍勿用陽在下也便是第二段陽氣潛藏便是上段龍德而隱者也聖人反復發明以示人耳

問伊川分乾之時乾之義如何曰也是覺得不親切聖人只是敷演其義又兼要押韻那裏恁地分別

庸言庸行盛德之至到這裏不消得恁地猶自閑邪存誠便是

無射亦保雖無厭教亦當保也保者持守之意淵

常言既謹常行既信但用閑邪怕他入來此正是無射亦保之意個

問閑邪莫是為防閑抵拒那外物使不得侵近否曰固是凡言

邪皆自外至者也然只視聽言動無非禮便是閑邪

九二處得其中都不着費力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

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而已若九三則剛而不中過高而危

故有乾乾之戒人傑

利見大人君德也兩處說這箇君德却是要發明大人即是九

二孔子怕人道別是箇大人故如此互相發使三百八十四

爻皆恁地湊着豈不快活人只為中間多有湊不着底不可

曉淵

利見大人君德也夫子怕人不把九二做大人別討一箇大人

所以去這裏說箇君德也兩處皆如此說龍德正中以下皆

君德言雖不當君位却有君德所以也做大人伊川却說得

這箇大人做兩樣端

黃有開問乾之九二是聖人之德坤之六二是賢人之德如何

曰只謂乾九二是見成底不待修為如庸言之信庸行之謹

善世不伐德博而化此即聖人之德也坤六二直方大不習

無不利須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如此方能德不孤即是大

矣此是自直與方以至於大修為之序如此是賢人之德也

嘗謂乾之一卦皆聖人之德非是自初九以至上九漸漸做

來蓋聖人自有見成之德所居之位有不同爾德無淺深而

位有高下故然昔者聖人作易以為占筮故設卦假乾以象

聖人之德如勿用无咎利見大人有悔皆是占辭若人占遇

初九則是潛龍之時此則當勿用如見龍在田之時則宜見

大人所謂大人即聖人也

問九二說聖人之德已備何故九三又言進德脩業知至至之

曰聖人只逐爻取象此不是言脩德節次是言居地位節次
六爻皆是聖人之德只所處之位不同初爻言不易乎世不
成乎名至潛龍也已足說聖人之德了只是潛而未用耳到
九二却恰好其化已能及人矣又正是臣位所以處之而安
到九三居下卦之上位已高了那時節無可做只得恐懼進
德脩業乾乾惕息恐懼此便是伊周地位螭蟠九四位便
垂這處進退不由我了或躍在淵伊川謂淵者龍之所安恐
未然田是平所在縱有水淺淵是深處不可測躍已離平行
而未至乎飛行尚以足躍則不以足一跳而起足不踏地跳
得便上天去不得依舊在淵裏皆不可測下離乎行上近乎
飛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不
似九二安穩自在此時進退不得皆不由我只聽天矣以聖
人之言之便是舜歷試文王三分天下有二湯武鳴條牧野時
字錄云九三自離了到上九又亢了看來人處大運中無一時

閑位寓錄云不徽亦不失為潛龍吉凶悔吝一息不曾停如大

車輪一般一任衣將去聖人只隨他恁地去看道理如何這

裏則將這道理處之那裏則將那道理處之寓同

進德脩業這四箇字然包括道理德是就心上說業是就事上

說忠信是自家心中誠實脩辭立其誠是說處有真實底道

理進德脩業最好玩味淵

忠信所以進德忠信實也然後知上來吾心知得是非端的是

如此心便實實復忠信吾心以為實然從此做去即是進德

脩辭處立誠又是進德事錄

問忠信進德莫只是實理否曰此說實理未得只是實心有實

心則進德自無窮學履

忠信所以進德實便光明如誠意之潤身方子

忠信進德便是意誠處至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然後有地可據

而無私累牽擾之患其進德孰禦道天

德者得之於心，如得這孝之德，在自家心裏行出來，方見這便是行忠信，是真實如此淵。

忠信是根，有此根便能發生枝葉，業是外，向有端緒者，震。

忠信所以進德，忠信說實理，信如吾斯之未能信，忠信進德就

心上說，居業就事上說，端蒙。

彦忠云：先生云：脩辭便是遜，以出之如子貢問衛君之事，亦見

得遜處，端蒙。

問：脩辭立其誠，何故獨說辭得非只舉一事而言否？曰：然也是

言處多言是那發出來處，人多是將言語做沒緊要，容易說

出來，若一一要實，這工夫自是大立其誠，便是那後面知終

終之可與存義也，個。

問：九二閑邪存誠與九三脩辭立誠相似否？曰：他地位自別，閑

邪存誠不大段用力，脩辭立誠大段着氣力，又問：進德脩業

欲及時如何？曰：君子進德脩業，不但為一身，亦欲有為於天

變

下及時是及時而進，愛孫。

問：居業當兼言行言之，今獨曰脩辭何也？曰：此只是上文意，又

多因言語上便不忠信，不忠信語因言忠信進德，便只是大

學誠意之說，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有此根本德，方可進脩辭

只是言顧行，行顧言之意，必。

或問：脩業德亦有進否？曰：進德只就心上言，居業是就事上言，

忠信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直是事事物物皆見得如此，純是

天理，則德日進，不成只如此了，却脩辭立誠，就事上理會，所

以居業也，進則日見其新，居則常而不厭，續。

問：進德脩業，進德只一般說，至脩業却又言居業何也？曰：未要

去理會居字，脩字且湏理會如何是德，如何是業，曰：德者本

於內而言，業者見於外而言，曰：內外字近之，德者得之於心

者也，業乃事之就緒者也，如古人所謂業已如此是也，且如

事親之誠心，真箇是得之於吾心，而後見於事親之際，方能

作者一

有所就緒然却須是忠信方可進德蓋忠信則無一事不誠實猶木之有根其生不已佐

忠信所以進德只是著實則德便自進居只是常常守得常常做去業只是這箇業今日脩辭立其誠明日又脩辭立其誠林安鄉問脩業居業之別曰二者只是一意居守也逐日脩作是脩常常為此是守義剛

亞夫問進德脩業復云居業所以不同曰德則日進不已業如屋宇未脩則當脩之既脩則居之蓋卿

進德脩業進是要日新又新德須是如此業却須著居脩業使是要居他居如人之居屋只住在這裏向便是居不成道脩些箇了便了脩辭便是立誠如今人持擇言語一確二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便是立誠若還脫空亂語誠如何立伊川說這箇做兩字明道只做一箇說明道說這般底說得條直淵

伊川云忠信所以進德取天之事敬以直內賢人之事一便恁地剛健一便恁地柔順賀孫

或問乾是聖人之事坤是賢人之事曰此但指乾之君子忠信進德處與坤之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處問如此則賢者更不可做乾之事曰忠信進德這箇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表裏無一象不實處及脩辭立誠見得精粗本末直恁地做將去有那剛健底意思若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便是謹守

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如何是乾德只是健底意思恁地做去寓錄云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如何是坤德只是順底意思恁地收斂寓錄云恁地收

忠信所以進德是乾健工夫蓋是剛健粹精兢兢業業日進而不自已如活龍然精彩氣焰自有不可及者直內方外是坤順工夫蓋是固執持守依文按本底做將去所以為學者事也又云說易只是陰陽說乾坤只是健順如此議論更無差

錯人傑

忠信進德脩辭立誠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分屬乾坤蓋取健
順二體脩辭立誠自有剛健主立之體敬義便有靜順之體
進脩便是箇篤實敬義便是箇虛靜故曰陽實陰虛
問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誠這是知得此理後全無走作了故
直接恁地勇猛剛健做將去便是乾道資敬義夾持之功不
敢有少放慢這是坤道曰意思也是恁地但乾便帶了箇知
底意思帶了箇健底意思所謂進德又是他心中已得這箇
道理了到坤便有箇順底意思便只蒙乾之知更不說箇知
字只說敬義夾持做去底已後事道夫問敬以直內若無義
以方外也不得然所謂義以方外者只是見得這箇道理合
當恁地便只斬截恁地做將去否曰見不分曉則圓後糊塗
便不方了義以方外只那界限便分明四面皆恁平正道夫
履之問忠信進德脩辭立誠以居業乾道也敬以直內義以方

外坤道也乾道恐是有進脩不已之意坤道是安靜正固之
意否曰大略也是如此但須識得忠信所以進德是如何仲
思曰恐只是發已自無循物無違曰此是言應事接物者却
又依舊是脩辭立其誠了伯羽曰恐是存主誠實以為進德
之地曰如何便能忠信仲思所說固只是見於接物與卿所
說也未見下落處直卿曰恐作內外分說如中庸所謂大德
敦化小德川流曰也不必說得恁地高這只是如惡惡臭如
好好色則其獨自謹。乾固是健然硬要他健也不得譬如
不健底人只有許多精力如何強得。乾從知處說坤從守
處說。生知者是合下便見得透忠信便是他更無使之忠
信者。大凡人學須是見到自住不得處方有功所以聖人
說得恁地寬須是人自去裏面尋之須是知得方能忠信誠
之者人之道看誠之字全只似固執意思然下文必先說擇
善而後可固執也

問忠信進德脩辭立誠乾道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坤道也脩辭恐是顏子非禮勿言之類敬義是確守貞一如仲弓問仁之類脩省言辭等處是剛健進前一刀兩斷功夫故屬乎陽而曰乾道敬義夾持是退步收斂確實靜定功夫故曰坤道不知可作如此看否曰如此看得極是又問程子又云脩省言辭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恐此所謂乾道坤道處亦不可作兩事看曰固皆是脩已上事但若分言則須如此分別大抵看道理要看得他分合各有着落方是子細錄

問君子進德脩業曰乾卦連致知格物誠意正心都說了坤卦只是說持守坤卦是箇無頭物事只有後面一節只是一箇持守柔順貞固而已事事都不能爲首只是循規蹈矩依而行之乾又坤毋意思可見乾如創業之君坤如守成之君乾如蕭何坤如蕭參所以坤元亨利牝馬之貞都是說箇順底

道理又云先達後得先迷者無首也前面一項事他都迷不曉只知順從而已後獲者迷於先而獲於後也乾則不言所利坤則利牝馬之貞每母不同所以康節云乾無十坤無一乾至九而止奇數也坤數偶無奇數也用之云乾無十者有坤以承之坤無一者有乾以首之曰然個

坤只說得持守一邊事如乾九三言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使連致知持守都說了坤從首至尾皆去却一箇頭如云後得主而有常或從王事无成有終皆是無頭文蔚曰此見聖人賢人之分不同處曰然文蔚

用之問忠信進德有剛健不已底意思所以屬乾道敬義是持守底意思所以屬之坤道曰乾道更多得上面半截坤只是後面半截忠信進德前面更有一段工夫子蒙

伊川說內積忠信積學說得好其實其善之說雖密不似積字見得積在此而未見於事之意學履

內積忠信一言一動必忠必信是積也知至至之全在知字知
終終之在著力守之

伊川解脩辭立誠作擇言篤志說得來寬不如明道說云脩其
言辭正為立已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
之實事學

明道論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說得來洞洞流轉若伊川以篤
志解立其誠則緩了高

擇言是脩辭篤志是立誠大率進德脩業只是一事進德是就
心上說脩業是就事上說道

問內積忠信是誠之於內擇言篤志是誠之於外否曰內積忠
信是實心擇言篤志是實事又問知至至之是致知知終終
之是力行固是如此然細思恐知至與知終屬致知至之終
之屬力行二者自相兼帶曰程子云知至至之主知知終終
之主行然其却疑似亦不必如此說只將忠信所以進德脩

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說自得蓋無一念之不誠所以進其德
也德謂之進則是見得許多又進許多無一言之不實所以
居其業也業謂之居便是知之至此又有以居之也道

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篤志所以居業也擇言便是脩省
言辭篤志便是立誠知至至之便是知得進前去又曰知至
便是真實知得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至之便是真實箇求到如
惡惡臭如好好色之地知終便是知得進到這處了如何保
守得便終保守取便是終之如脩辭立其誠便是知終終之
可與幾是未到那裏先見得箇事幾便是見得到那裏可與
存義便似守得箇物事在一箇固是進一箇是居進如日知其
所止只管進前去居如月無志其所能只管日日恁地做道
問本義云忠信主於心者無一念之不實既無不實則是成德
恐非進德之事曰忠信所以進德忠信者無一豪之不實若
有一豪之不實如捕風捉影更無下工夫德何由進須是表

忘

裏皆實無一毫之偽然後有以為進德之地德乃日新矣又問脩辭云無一言之不實此易曉居業如何實曰日日如此行從生至死常如此用工夫無頃刻不相似也錄云本義又曰知崇禮卑亦是此意知崇進德之事也禮卑居業之事也

也錄云進謂日見其新居謙常而不厭

問文言六爻皆以聖人明之有隱顯而無淺深但九三一爻又似說學者事豈聖人亦有待於學邪所謂忠信進德脩辭立誠在聖人分上如何曰聖人亦是如此進德亦是如此居業只是在學者則勉強而行之在聖人則自然安而行之知至知終亦然又問如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在聖人則自然如此為盛德之至閑邪存其誠在聖人則為無數亦保是此意否曰謹信存誠是裏面工夫無迹忠信進德脩辭居業是外面事微有迹在聖人分位皆做得自別錄

只飛卿舉聖賢所說忠信處以求其同異曰公所舉許多忠信外

是一箇但地頭不同直卿問乾之忠信與他處所謂忠信正猶夫子之忠恕與子思所謂違道不遠之忠恕相似曰不然此非有等級但地頭各別耳正如伊川所謂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不欺也是誠但是次於無妄耳先生復問昨所說如何曰先生昨舉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說忠信所以進德曰只是如此何不以此思之適所舉忠信只是對人言之者乾之忠信是專在已上言之者乾卦分明是先見得這箇透徹便一直做將去如忠信所以進德至可與存義也都是徑前做去有勇猛嚴厲斬截剛果之意須是見得方能恁地又如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亦是這般剛決意思所以生知者分明是合下便見得透故其健自然如此更着力不得坤卦則未到這地位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未免緊帖把捉有持守底意不似乾卦見得來透徹道夫問易傳云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積字又也似用力如何曰正是用力不用

力如何得乾卦雖如此亦是言學但乾是先知得透故勇猛
嚴厲其進莫之能禦履之問易之忠信莫只是實理曰此說
實理未得只是實心有實心則進德自無窮已又曰實心便
是學者之關中河內必先有此而後可以有為若無此則若
存若亡而已烏能有得乎有諸已之謂信意正謂此又曰程
子謂一心之中如有兩人焉將為善有惡以間之為不善又
有愧耻之心此正交戰之驗程子此語正是言意不誠心不
實處大凡意不誠分明是吾之賊我要上他牽下來我要前
他拖教後去此最學者所宜察趙

問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誠所以居業曰這忠
信二字正是中庸之反諸身而誠孟子之反身而誠樣誠字
是知得真實了知得決然如此更擲撲不碎了只欠下手
去做忠信是知得到那真實極至處脩辭立誠是做到真實
極至處若不是真實知得進箇甚麼前頭黑泔泔地如何地

進得去既知得若不真實去做那箇道理也只懸空在這裏
無箇安泊處所謂忠信也只是虛底道理而已這裏極難說
須是合中庸及諸身而誠與孟子反身而誠諸處看舊又見

孟子有諸非致謂信之亦是湯中若看不透且休待他時看而

今正是這忠信所以進德一節看未得所以那脩辭立誠一
段也看未得又問所以只說脩辭者只是工夫之一件否曰
言是行之表凡人所行者無不發出來也是一件大事又曰
忠信是始脩辭立誠是終知至至之是忠信進德之事知終
終之是居業之事問至之是已至其處否曰未至是知得那
至處方有箇向望處正要行進去知終終之是已至其處終
之而不去又問忠信所以進德至居業也可以做聖人事否
曰不可所以進德正是做工夫處聖人則不消說忠信了只
說得至誠問如此則皆是學者事曰然這裏大槩都是學者
事問頃見某人言乾卦是聖人事坤卦是賢人事不知是是否

曰某不見得如此便是這物事勞攘好說他是聖人事又有
說學者處如初九云潛龍勿用子曰云云也可以做聖人事
九二曰云也可以做聖人說及至九三便說得勞攘只做
學者事矣問內卦以德學言外卦以時位言此却定曰然
問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疑忠信是指言行發
於外者而言如為人謀而不忠與朋友交而不信皆是發見
於外者如何却言進德脩辭立誠與忠信果何異又指為居
業何也曰忠信是心中朴實頭見得道理如此故其德曰進
而不已猶孟子所謂有諸己者是也故指進德而言脩辭立
誠却是就言語上說又問立誠不就制行上說而特指脩辭
何也曰人不誠處多在言語上柄

君子進德至存義也忠信猶言實其善之謂非主忠信與朋友
交而有信之忠信能實其為善之意自是住不得德不期進
而自進猶飢之欲食自是不可已進德則所知所行自進而

不已居業則只在此住了不去只看進字居字可見進者日
新而不已居者一定而不易忠信進德脩辭立誠居業工夫
之條件也知至至之可與幾知終終之可與存義工夫之功
程也此一段只是說終日乾乾而已學履

敬之問忠信至存義也上面忠信與脩辭立誠未是工夫到下面方是工夫否曰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如何未是工夫只上面忠信與脩辭立誠便是材料下面知至知終惟有實了方會如此大抵以忠信為本忠信只是實若無實如何會進如播種相似須是實有種子下在泥中方會日日見發生若把箇空殼下在裏面如何會發生即是空道理須是實見得若徒將耳聽過將口說過濟甚事忠信所以為實者且如孝須實是孝方始那孝之德一日進一日如弟須實是弟方始那弟之德一日進一日若不實却自無根了如何會進今日覺見恁地去明日便漸能熟明日方見有一

二分後日便見有三四分意思自然覺得不同立其誠誠依舊便是上面忠信脩辭是言語照管得到那裏向亦須照管得到居業是常常如此不少間斷德是得之於心業是見之於事進德是自覺得意思曰強似一日日振作似一日不是外面事只是自見得意思不同業是德之事也德則欲日進業要終始不易居是存而不失之意可與幾是見得前面箇道理便能日進向前去存義是守這箇義只是這箇道理常常存在這裏可是心肯意肯之義譬如昨日是無奈何勉強去爲善今日是心肯意肯要去爲善

到

問忠信進德一段曰忠信是心中所發真見得道理如此如惡惡臭好好色一般脩辭立誠是就事上說欲無一言之不實也問脩辭也是舉一端而言否曰言者行之表故就言上說又云知至至之是屬忠信進德長說蓋具見得這道要遂求以至之知終終之是屬脩辭立誠上說蓋事是已行行那地

頭了遂守之而不失又云忠信進德是見箇脩辭立誠底道理脩辭立誠是行箇忠信進德底道理

問忠信所以進德曰忠信其嘗說是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是決定徹底恁地這便會進人之所以一脚進前一腳退後只是不曾真實做如何得進知至至之是見得恁地一向做去故可與幾忠信進德與知至至之可與幾也這幾句都是去底字脩辭立誠與知終終之可與存義都是住底字進德是日日新居業是日日如此又云進德是營度方架這屋相似居業是據見成底屋而居之忠信二字與別處說不同因舉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示士卒必死無還心如此方會廝殺忠信便是有這心如此方會進德

問忠信所以進德一段曰這忠信如反身而誠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恁地底地位是主學者而言在聖人則爲至誠忠信不足以及言之也忠信是真箇見得這道理決然是如此既見得

如此便有箇進處不然則黑淬淬地進箇甚麼此其所以進
德脩辭立誠便是真箇做得如此去做所以曰居業然而忠
信便是見得脩辭立誠底許多道理脩辭立誠便是居那忠
信底許多道理蓋是見得分明方有箇進處若不曾見得則
從何處進分明黑淬淬地進箇甚麼然見得箇道理是如此
却不去做便是空見得如不曾見相似知至至之如忠信進
德底意思蓋是見得在那裏如望見在那裏相似便要在那
裏所以曰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如脩辭立誠底意思蓋已是在
這裏做決要要做到那裏所以曰可與存義若只見得不去
行時也如何存得許多道理惟是見得而又能行方可以存
義也又問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恐是大率立箇期限如此曰
這只是箇始終壽

符問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曰忠信所以
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方說知至至之可與幾也

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知至是知得到至處至之謂意思也
隨他到那處這裏便可與理會幾微處知終是知得到終處
終之謂意思也隨他到那裏這裏便可與存義存謂存主今
日也存主在這裏明日也存主在這裏續

知至至之知謂進德者也知終終之此知謂居業者也進德者
日日新又日新進進而不已也居業者日日守定在此也然
必內有忠信方能脩辭心不在時如何脩得於乾言忠信者
有健而無息之意於坤言敬者有順而有常之意道

知至雖未做到那裏然已知道業可居心心念念做將去脩辭
立其誠以終他終便是居了進德知至可與幾是一類事這
般處說得精便與那崇德廣業知崇禮卑一般若是那始條
理終條理底說得麗淵

知至至之主在至上知終終之主在終上至是要到那處而未
到之辭如去長安未到長安却先知道長安在那裏從後行

知

去這便是進德之事進德是要日新又新只管要進去便是
要至之故說道可與幾未做到那裏先如得如此所以說可
與幾進字貼着那幾字至字又貼着那進字終則只是要守
業只是這業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所以箇居字註知終
終之是居業意脩辭立其誠今日也只做此事明終者只這
日也只做此事更無住底意故曰可與存義也裏終居字貼着那存字終字又貼着那居字德是心上說義
是那業上底道理淵

用之問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 曰至字
是至處下至字是到那至處知終是終處終之是終之而不
去蓋求必終於是而守之不去也先知為幾如人欲往長安
雖未到長安然已知長安之所在所謂可與幾也若已到彼
則不謂之幾幾者先知之謂也存者守而勿失既知得箇道
理如此則堅守之而勿失所謂可與存義也 個

林問知至與知終終字至字其義相近如何曰這處人都作兩

段袞將去所以難得分曉知至與至之知終與終之分作四
截說知至是知得到處知終是終其到處至之是須着行去
到那處終之是定要守到那處上兩箇知字却一般舉遺書
所謂知至至之主知也知終終之主終也均一知也上却主
知下却主終要得守故如此寓

知至至之知至則知字是輕至字是到那處至之則至字是實
之字是虛如知得要到臨安是知至須是行到那裏方是至
之大學知至知字重至字輕續

知至是要知所至之地至之便是至那地頭了知終是知得合
如此終之便須下終底工夫幾字是知之初方是見得事幾
便須是至之存義是守得定方存得這義彌

知至至之知其可至而行至之也知終終之知其可住而止之齋
問知至至之致知也知終終之力行也雖是如此知至知終皆
致知事至之終之皆力行事然知至至之主於知故可與幾

知終終之主於行故可與存義如何曰知至至之者言此心所知者心真箇到那所知田地雖行未到而心已到故其精微幾密一齊在此故曰可與幾知終終之者既知到極處便力行進到極處此真實見於行事故天下義理都無走失故曰可與存義所謂知者不似今人略知得而已其所知處此心真箇一一到那上也此知至至之進德之事以知得端的進德也

可與幾可與存義是旁人說如可與六立可與權之可與同礪可與存義也存字似不甚貼義字然亦且作存字看所以伊川云守之在後

乾忠信進德脩省言辭立誠是終身事知至以下是節次知終終之用力處也坤直方大是浩然不習无不利不疑其所行乃是不動心方

體無剛柔位有貴賤因他這貴賤之位隨緊慢說有那難處有

那易處九三處一卦之盡所以必得如此九二位正中便不恁地湍

問乾卦內卦以德學言外卦以時位言否曰此正說文言六段蓋雖言德學而時位亦在其中非德學何以處時位此是子曰以下分說其後却錯雜說了

上下无常非為邪進退无怕非離群是不如此只要得及時又云如此說也好

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者進德脩業九三已備此則欲其及時以進耳

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文言分明言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洊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他分明是以聖人為龍以作言飛以萬物覩解利見大人只是言天下利見夫大德之君也今人却別做一說恐非聖人本意也天下所患無君不患無臣有是君必有是臣雖使而今無少間

也必有出來雲從龍風從虎只怕不是真箇龍虎若是真龍
虎必生風致雲也備

看來大人只是這大人無不同處伊川之病在那二五相見處
卦畫如何會有相見之理只是說人占得這爻利於見大人
萬物觀之觀便是見字且如學聚問辨說箇君德前一處也
說君德蓋說道雖非君位而有君德下面說許多大人者言
所以為大人者如此今却說二五相見却揆不着他這語脉
且如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只是說先時不好
後來却好西南便合着東北便合不着豈是說卦爻只是說
占底人常觀解易底惟是東坡會做文字了都揆着他語脉
如渙其群元吉諸家皆云渙散了却成群都不成語句唯東
坡說道渙散他小小群聚合成一大群如那天下混一之際
破散他小群成一大群如此方成文理淵

問乾皆聖人事坤皆賢人事否曰怕也恁地斷殺說不得如乾

初九似說聖人矣九二學聚問辨則又不然上九又說賢人
在下位則又指五為賢矣看來聖人不恁地死殺說只逐義
隨事說道理而已

味道問聖人於文言只把做道理說曰有此氣便有此理又問
文言反覆說如何曰如言潛龍勿用陽在下也又潛龍勿用
下也只是一意重疊說伊川作兩意未穩植

問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曰九是天德健中便自有順用之則天
下治如下文乃見天則則便是天德與上文見群龍無首又
別作一樣看礪

乾元者始而亨一段始而亨是生出去利貞是收斂聚方見性
情所以言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礪
元亨是大通利貞是收斂情性趙

問一陽動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如何利貞處乃為乾之性情
曰元亨者發見流行之處利貞乃其本體無所作用之實性

情猶言情狀於其收斂無所作用方見它情狀真實錄

問利貞者性情也曰此只是對元亨說此性情只是意思體質

蓋元亨是動發用在外利貞是靜而伏藏於內

利貞者性情也是乾元之性情始而亨時是乾之發作處共是

一箇性情到那利貞處一箇性情百穀草木皆有箇

性情了元亨方是他開花結子時到這利貞時方見得他底

性情就這上看乾之性情便見得這是那利貞誠之復處

正海問利貞者性情曰此是與元亨相對說性情如言本體

緣云性情為情性是說本體元亨是發用處利貞是收斂歸本體處

在下用却在上蓋春便生夏便長茂條達秋便有箇收斂

聚意思直到冬方成問復見天地心曰天地之心別無可做

大德曰生只是生物而已謂如一樹春榮夏敷至秋乃實至

冬乃成雖曰成實若未經冬使種不成直是受得氣足便是

將欲相離之時却將千實來種便成千樹如碩果不食是也

方其自小而大各有生意到冬時疑若樹無生意矣不知却

自收斂在下每實各具生理便見生生不窮之意這箇道理

直是自然全不是安排得只是聖人便窺見機緘發明出來

伊川易傳解四德便只就物上說元者萬物之始亨者萬物

之長利者萬物之遂貞者萬物之成解得遂字最好通書曰

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通即發用復即本體也錄少異

不言所利是說得不似坤時利牝馬之貞但說利貞而已

不言所利明道說云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乾也此語說得

好淵

問乾不言所利程易謂無所不利故不言利如何曰是也乾則

無所不利坤只利牝馬之貞則有利不利矣錄

大哉乾乎陽氣方流行固已包了全體陰便在裏了所以說剛

健中正然不可道這裏却夾雜些陰柔所以却說純粹精

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觀其文勢只是言此四者又純粹而精耳

程易作六德解未安銖

問乾剛健中正或謂乾剛無柔不得言中正先生嘗言天地之間本一氣之流行而有動靜耳以其流行之統體而言則但謂之乾而無所不包以動靜分之然後有陰陽剛柔之別所謂流行之統體指乾道而言耶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只乾便是氣之統體物之所資始物之所正性命豈非無所不包但自其氣之動而言則為陽自其氣之靜而言則為陰所以陽常兼陰陰不得兼陽陽大陰小陰必附陽皆此意也銖

剛健中正為其嫌於不中正所以說箇中正明陽剛自是全體豈得不中正這箇因近日趙善舉者著一件物事說道只乾坤二卦便偏了乾只是剛底一邊坤只是柔底一邊某說與他道聖人做一部易如何却將兩箇偏底物事放在死頭如何不討箇混淪底放在那裏注中便是破他說淵

德者行之本君子以成德為行言德則行在其中矣趙

問行而未成如何曰只是事業未就又問乾六爻皆聖人事安得有未成伊川云未成是未著莫是如此否曰雖是聖人畢竟初九行而未成問此只論事業不論德否曰不消如此費力且如伊尹居有莘之時便是行而未成文

學聚問辯聖人說得寬這箇便是下面所謂君德兩處說君德皆如此淵

乾之九三以過剛不中而處危地當終日乾乾夕惕若則雖危无咎矣聖人正意只是如此若旁通之則所謂對越在天等說皆可通大抵易之卦爻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皆有用處若謂乾之九三君德已著為危疑之地則只做得舜禹事使傑問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聖人與天為一安有先後之殊曰只是聖人意要如此天便順從先後相確心不差豪釐也因說人常云如雞覆子啐啄同時不知是如此否時舉云家

問養雞時舉為兒童曰候其雛之出見他母初未嘗啄蓋氣
數才足便自橫迸裂開有時見其出之不利因用手略助之
則其子下來便不長進以此見得這裏一豪人力有不能與
先生笑而然之舉時

又問天專言之則道也又曰天地者道也不知天地即道耶抑
天地是形所以為天地乃道耶曰伊川此句其未敢道是天
地只以形言先天而天弗違如禮雖先王未之有而可以義
起之類雖天之所未為而吾意之所為自與道契天亦不能
違也後天而奉天時如天叙有典天秩有禮之類雖天之所
已為而理之所在吾亦奉而行之耳蓋大人無私以道為體
此一節只是釋大人之德其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
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將天地對日月鬼神說
便只是指形而下者言也錄問程子曰天專言之則道是此語何謂曰程子此語某亦未敢以為然天且弗違此只是上天曰知性則知天此天便是專言之則道者否曰是

問胡文定公云舜先天而天弗違志壹則動氣也孔子後天而
奉天時氣壹則動志也如何先生曰先天而弗違者舜先作
韶樂而鳳凰來儀後天而奉天時者孔子因獲麟而作春秋
志壹動氣氣壹動志皆借孟子之言形容天地感格之意謨
乾卦有兩箇其惟聖人乎王肅本却以一箇做愚人此必其自
改得恁地亂道如中庸王肅作小人反中庸這却又改得是

續

○坤

主利不是謂坤主利萬物是占者主利礪

利牝馬之貞言利於柔順之正而不利於剛健之正利是箇虛
字西南得朋固是好了東北喪朋亦自不妨為有慶坤北乾
都是折一半用底淵

利牝馬之貞本無四德底意彖中方有之彖中說四德自不分
曉前數說元亨處却說得分明後回幾句無理會牝馬地類

下

行地無疆便是那柔順利貞君子攸行本連不面緣他越押韻後故說在此這般底難十分理會先迷失道却分曉只是說坤道地本無先迷先迷後得東北西南大槩是陰減地本字陽一半就前後言沒了前一截就四方言沒了東北一截陽却是全體安貞之吉他這分段只到這裏若更妄作以求全時便凶了在人亦當如此伊川說東北喪朋處但不知這處添得許多字否此是用王輔嗣說

細字其終
下疑有脫
字
鰲頭
一本

又論坤卦利牝馬之貞曰乾卦元亨利貞便都好到坤只一半好全好故云利永貞一半好故云利牝馬之貞即是亦有不和者只西南得朋東北喪朋雖伊川亦解做不好殊不知西南得朋乃以類行豈是不好至於東北是坤卦到東南則好到西北實是喪朋亦非是凶只是自然不容不喪朋雖然喪朋却終有慶耳東南得地與類行自是好西北不得地自然喪朋然其終亦如此等說恐難依舊說牝馬之貞伊川只為泥那四德所以如此說不通淵

問牝馬取其柔順健行之象坤順而言健何也曰守得這柔順亦堅確故有健象柔順而不堅確則不足以配乾矣問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如何曰柔順利貞坤之德也君子而能柔順堅正則其所行雖先迷而後得雖東北喪朋反之西南則得朋而有慶蓋陽大陰小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坤德常只得乾之半故常減於乾之半也

問君子有攸往何也曰此是虛句意在下旬伊川只見彖傳辭押韻有柔順利貞君子攸行之語遂解云君子所行柔順而利且貞恐非也蓋言君子有所往先迷後得主利也問東北喪朋西南得朋曰陰不比陽陰只理會得一半不似陽兼得陰故無所不利陰半用故得於西南喪於東北先迷後得亦然自王輔嗣以下皆不知此多錯解了錄乾主義坤便上利占得這卦便主利這事不是坤道主利萬物乃是此卦占得時主有利淵

陰體柔躁只為他柔所以躁剛便不躁躁是那欲動而不得動之意剛則便動矣柔躁不能自守所以說安貞吉淵

資乾以始便資坤以生不爭得霎時間乾底亨時坤底亦亨生

是生物之所始者淵

徐煥云天之行健一息不停而坤不能順動以應其行則造化

生生之功或幾乎自息矣此語亦無病萬物資乾以始而有氣

資坤以生而有形氣至而生生即坤元徐說亦通淵

未有乾行而坤止此訟也是且如乾施物坤不應則不能生物既

會生物便是動若不是他健後如何配乾只是健得來順淵

東北非陰之位陰柔主此既喪其朋自立脚不得必須歸本位

故終有慶又曰牝是柔順故先迷而喪朋然馬健行却後得

而有慶牝馬不可分為二今姑分以見其義礪

朋

不得自是喪開喪朋於東北則必反於西南是終有慶也正

如先迷後得為他柔順故先迷柔順而不失乎健故後得所

以卦下言利牝馬之貞喪朋先迷便是牝有慶後得便是馬

將牝馬字分開却形容得這意思文蔚曰大抵柔順中正底

人做越常過分底事不得只是循常守分時又却自做得他

底事曰是如此蔚

問坤言地勢猶乾言天行天行健猶言地勢順然大象乾不言

乾而言健坤不言順而言坤說者雖多究竟如何曰此不必

論只是當時下字時偶有不同必欲求說則穿鑿却反晦了

當理會底問地勢猶言高下相因之勢以其順且厚否曰高

下相因只是順若厚又是一箇道理然惟其厚所以上下只

管相因去只見得他順若是薄底物高下只管相因則傾陷

了不能如此之無窮矣惟其高下相因無窮所以為至順也

君子體之惟至厚為能載物天行甚健故君子法之以自強

不息地勢至順故君子體之以厚德載物

地之勢常有順底道理且如這箇平地前面便有坡陁處突然

起底也自順淵

陰爻稱六與程傳之說大不同這只就四象看便見得分曉陰

陽一段只說通例此兩物相無不得且如天晴幾日後無雨

便不得十二箇月六月是陰六月是陽一日中陽是晝陰是

夜淵

坤六爻雖有重輕大槩皆是持守收斂畏謹底意

問履霜堅冰何以不著占象曰此自分曉占者目前未見有害

却有未萌之禍所宜戒謹

問履霜堅冰至曰陰陽者造化之本所不能無但有淑慝之分

蓋陽淑而陰慝陽好而陰不好也猶有晝必有夜有暑必有

寒有春夏必有秋冬人有少必有老其消長有常人亦不能

損益也但聖人參天地贊化育於此必有道故觀履霜堅冰

至之象必有謹微之意所以扶陽而抑陰也

直方大是他陰爻居陰位無如此之純粹爻辭云直方大者言

占者直方大則不習無不利却不是說坤德直方大也且如

元亨利貞裏面說底且隨他說做一箇事後面說底四事

又儘隨他說去如某之說爻無許多勞懷淵

問坤之道直方大六二純正能得此以為德否曰不可說坤先

有是道而後六二得之以為德坤是何物六二是何物畢竟

只是一箇坤只因這一爻中正便見得直方大如此

六二不當說正要說也說得行不若除了淵

問坤六二聖人取象何故說得恁地大都與坤德不相似曰如

何見得不相似曰以陰陽反對觀之直方大者皆非陰之屬

也曰坤六爻中只此一爻最重六五雖居尊位然却是以陰

居陽六二以陰居陰而又居下卦所以如此問坤之順恐似

此處順只是順理不是柔順之順曰也是柔順只是他都有

力乾行健固是有力坤雖柔順亦是決然恁地順不是柔弱
放倒了所以聖人亦說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幹
問六四括囊注云六四重陰不中故其象占如此重陰不中何
以見其有括囊之象曰陰而又陰其結塞不開即為括囊矣
又問占者必當括囊則无咎何也曰當天地閉賢人隱之時
若非括囊則有咎矣幹

坤六四爻不止言大臣事凡得此爻在位者便當去未仕者便
當隱伯豐因問比于事曰此又別是一義雖凶无咎當
問坤二五皆中爻二是就盡得地道上說五是就著見於文章
事業上說否曰不可說盡得地道他便是坤道也二在下方
是就工夫上說文言云不疑其所行是也五得尊位則是就
他成就處說所以云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
至也

黃裳元吉不過是在上之人能以柔順之道黃中色裳是下體
之服能以這箇則無不吉淵

黃裳元吉這是那居中處下之道乾之九五自是剛健底道理
坤之六五自是柔順底道理各隨他陰陽自有一箇道理其
為九六不同所以在那五處亦不同這箇五之柔順從那六
裏來淵

問黃裳元吉伊川解作聖人示戒並舉女媧武后之事今考本
爻無此象這又是象外立教之意否曰不曉這意若伊川要
立議論教人可向別處說不可硬配在易上說此爻何曾有
這義都是硬入這意所以說得絮了因舉云邵溥謂伊川因
宣仁垂簾事有怨母后之意故此爻義特為他發固是他後
生妄測度前輩然亦因此說而後發也

問坤上六陰極盛而與陽戰爻中乃不言凶且乾之上九猶言
有悔此却不言何耶曰戰而至於俱傷其血玄黃不言而凶
可知矣

子耕問龍戰于野曰乾無對只是一箇物事至陰則有對待大抵陰常虧於陽微

問乾上九只言亢坤上六却言戰何也曰乾無對待只有乾而已故不言坤坤則不可無乾陰體不足常虧欠若無乾便沒上截大抵陰陽二物本別無陰只陽盡處便是陰當

問如乾初九潛龍是象勿用是占辭坤六五黃裳是象元吉是占辭甚分明至若坤初六復霜堅冰至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無成有終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皆是舉象而占意已見於象中此又別是一例如何曰象占例不一有占意只見於象中者亦自可見如乾初九坤六四此至分明易見者如直方大惟直方故能大所謂敬義立而德不孤六二有直方大之象占者有此德而得此爻則不習而不利矣言不待學習而不利也故謂直方大為象不習无不利為占辭亦可然直方故能大故不習无不

利象既如此占者亦不離此意矣六三陰居陽位本是陰帶此陽故為含章之象又貞以守則為陰象矣或從王事者以居下卦之上不終含藏故有或時出從王事之象无成有終者不居其成而能有終也在人臣用之則為不居其成而能有終之象在口者用之則為始進無成而能有終也此亦占意已見於象中者六四重陰不中故有括囊之象无咎元譽亦是象中已見占意因問程易云六四近君而不得於君為上下間隔之時與重陰不中二說如何曰只是重陰不中故當謹密如此錄

用六永貞以大終也陽為天陰為小如大過小過之類皆是以陰陽而言坤六爻皆陰其始本小到此陰皆變為陽矣所謂以大終也言始小而終大也

坤至柔而動也剛坤只是承天如一氣之施坤則盡能發生承載非則安能如此個

周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程傳云坤道至柔而動則剛
坤體至靜而德則方柔與剛相反靜與方疑相似曰靜無形
方有體方謂生物有常言其德方正一定確然不易而生物
有常也靜言其體則不可得見方言其德則是其著也錄
陰陽皆自微至著不是陰便積着陽便合下具足此處亦不說
這箇意履霜堅冰只是說從微時便須著慎來所以說蓋言
慎也由辯之不早辯李光祖云不早辯他直到得郎當了却
方辯刻地激成事來此說最好淵

敬以直內最是緊切工夫續

敬以直內是持守工夫義以方外是講學工夫續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直是直上直下曾中無纖毫委曲方是割

截方整之意方懋明齊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只是此二句格物致知是義以方外續

敬以直內便能義以方外非是別有箇義敬譬如鏡義便是能

照底明德

敬立而內自直義形而外自方若欲以敬要去直內以義要去

方外即非矣錄

問義形而外方曰義是心頭斷事底心斷於內而外便方正萬

物各得其宜寓

先之問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曰說只恁地說須自去下工夫方

見得是如此敬以直內是無纖毫私意曾中洞然徹上徹下

表裏如一義以方外是見得是處決定是恁地不是處決定

不恁地截然方方正正須是自將去做工夫聖門學者問一

句聖人答他一句便領略將去實是要行得如今說得儘多

只是不曾就身已做看某之講學所以異於科舉之文正是

要切已行之若只恁地說過依舊不濟事若實是把做工夫

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八箇字一生用之不窮續

問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伊川謂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

而不涵義之意則適於應事接物間無往而不主一則義亦在其中矣如此則當明敬中有義義自敬中出之意方好曰亦不必如此說主一之謂敬只是心專一不以他念亂之每遇事與至誠專一做去即是主一之義但既有敬之名則須還他敬字既有義之名則須還他義字二者相濟則無失此乃理也若必欲駢合謂義自敬中出則聖人何不只言敬字便了既又言義字則須與尋義字意始得

景紹問敬義曰敬是立己之本義是處事截然方正各得其宜道夫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莫是合內外之道否曰久之則內外自然合又問敬以直內後便能義以方外還是更用就上做工夫曰雖是如此也須是先去敬以直內然後能義以方外景紹曰敬與誠如何曰敬是戒謹恐懼之義誠是實然之理如實於為善實於不為惡便是誠只如敬亦有誠與不誠有人外若謹畏內實縱弛這便是不誠於敬只不誠便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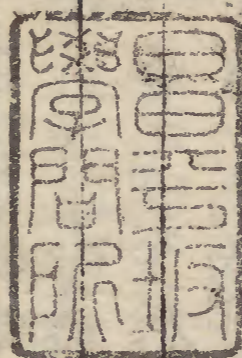
是這箇物道

問前所說敬義誠三者今思之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是箇交相養之理至於誠則合一矣曰誠只是實有此理如實於為敬實於為義皆是誠不誠則是無此所以中庸謂不誠無物因問舊嘗聞有人問不誠無物先生答曰秉彝不存謂之無人可也中和不存謂之無禮樂可也還是先生所言否曰不記有無此語只如此說也却無病道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此在坤六二之爻論六二之德聖人本意謂人占得此爻若直方大則不習而无不利夫子遂從而解之以敬解直以義解方又須敬義皆立然後德不孤將不孤來解大字然有敬而無義不得有義而無敬亦不得只一件便不可行便是孤必大錄云敬而無義則以為無敬則無本何須是敬義立方不孤施之事君則忠於君事親則悅於親交朋友則信於朋友皆不待習而无一之不

利也又問方是如何曰方是處此事皆合宜截然區處得如一物四方在面前截然不可得而移易之意若是圓時便轉

動得滯
坤六二未乃言不疑所行不疑方可入乾知處方



文政三酉

